

内明

集漢穀城刻石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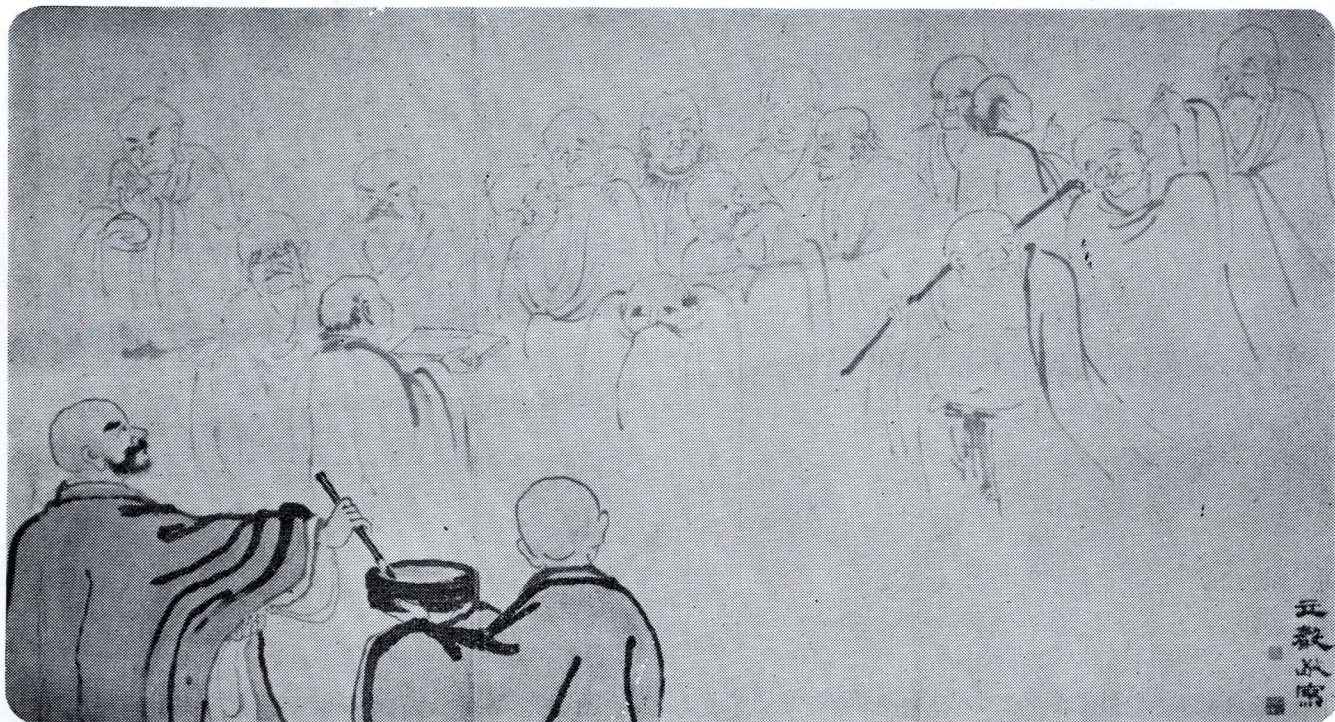


喜 歡 大 比 目

金 庸



內明雜誌社全鞠躬



第五十九期

目 錄

封面	專題討論	專 論	譯 稿	專題研究	佛教藝術介紹	佛教文藝	佛教樂音	海外通訊	教界動態	底 裏	封 底					
蓮花圖	聞「大乘之女性能否修成女佛」有作……竺摩	宗密荷澤法統辨(續)……幻生	印度大乘佛教三宗概論(續)……關泰和譯	佛陀的最後教誨……馮永明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第二十二篇)……張澄基譯	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之研究(續)……智銘	欣聞「觀音蓮」出版了……望西	唐鑑真大和尚畫頁(下)……編輯室	觀音蓮……謝冰瑩	永憊樓隨筆之九——萬佛奇緣……馮馮	鑑真大和尚東渡歷險記(續)……謝冰瑩	佛曲與傳統音樂關係……陳毅民	漢城佛教學術會議見聞錄……曉雲	佛教國家話緬甸……果照	唐鑑真和尚東渡行跡圖……編輯室	唐招提寺之千手觀音菩薩立像……40
	3	5	9	13	14	18	21	22	24	25	27	31	34	38		

得澳洲佛學研究社社長來書，謂有某大學宗教系之印度宗教教授著「大乘之女性能否修成女佛」一文，欲刊「佛學研究」。此一問題之提出，甚為新鮮，亦頗醒目，不但作者感興趣，相信讀者亦極感興趣。據謂其論文除引證大雲經及法華經外，餘者皆是近代中外有興趣佛學之學者的英文著述。惜未窺及其文，執筆如同摸象。今應社長之囑，僅就其所根據之大雲經及法華經，對「大乘女性能否修成女佛」之問題，聊抒管見，以供參酌。

按大雲經四卷，亦名大方等大雲經，為北涼曇無讖法師所譯。現刊入台島出版之「中華大藏經第一輯第十冊」中，即舊積砂藏版之影印。經載佛因大雲密藏菩薩之請問，開示佛法甚深之勝義。如說：『有大方等甘露經王，開大寶藏，賑給貧窮，啟發諸佛功德之藏，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其性無盡，昔來隱蔽；今欲顯示諸佛如來燃大慧燈，令諸眾生得了明見』。於是引起寶鬘天女之讚偈：『如來大醫王，金剛不壞身，意等殊勝慧，戒淨愍眾生，除斷諸煩惱，猶如日破暗。今說陀羅尼，如雲降大雨。』此偈正道出本經名為大雲之立意。其次有愛光、善曼、金光明、妙族生、善喜、大喜、嚴飾自喜、深智愛、大輪寶、善得、微妙聲、善護持、大海意、須曼那華、蓮華鬘、法寶樂、淨光等眾多天女出場，各能以深妙之偈，讚佛智德；而尤以淨光天女為最獨特。佛曾於家中，說其因緣，謂過去在燃燈佛出世之時代，曾說大雲經，時有大精進王，擁護道場。其王

夫人名護法，大臣名法聚林，聞法歡喜，引起王與大臣往反議論舍利功德，深為佛所讚許。時佛有大弟子名摩訶男，亦讚王能解佛深義。王發願言：『未來當有釋迦如來興出於世，以大方便，示法滅時，我當於中出家……為護正法，不惜身命。』隨之大臣與王夫人，亦發願擁護釋迦佛法。摩訶男則發願為釋迦弟子，侍佛扶法。時佛謂如是四人，將來於我法中，皆為重臣。淨光天女便問：如是四人，今為是誰？佛即為開顯云：『大臣即今善德婆羅門，於我滅後百二十年，王閻浮提、字阿叔迦（即阿育王）。時王夫人，即汝（淨光）身是。汝於彼佛暫得一聞大涅槃經，以是因緣，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復聞深義，捨是天形，即以女身，當王國土，得轉輪王，所統領處，得大自在，受持五戒，作優婆夷，教化所屬，守護正法，摧伏外道，諸邪異見。汝於爾時，實為菩薩，為化眾生，現受汝身……是時王者，即令一切眾生喜見之梨車王子是……時摩訶男，即今大雲密藏菩薩是』。讀此文後，疑某教授所提出「大乘女性能否修成女佛」之有趣問題，或從佛記淨光天女「捨是天形，即以女身，當王國土，得轉輪王」推論而來，以女身既可修成輪王，又何不可修成女佛？唯經中只說優婆夷作女王，並未成「女佛」，但在本經第四卷末，佛亦曾為增長女王，授記作佛，俟下文當再論之。

大乘佛教之教義，成佛是學佛最高之目標；但最高之哲理，

聞

大乘之女性能

否修成女佛」有作

世摩

在成佛時徹證諸法性空之理性，入於不可思議之玄境，不可以意思思量分別擬議得到的，乃即現實而超現實的絕對理性，不是普通凡外小乘所想像的相對境界。相對境界，是世間有為諸法生滅的現像，故有男女之分，形相之異；而到了絕對統一的理性。則一切相對差別之相皆已泯絕，更何有男女形相之可得？故若謂女性修成爲女佛，男性修成爲男佛，不是戲論，就成笑譚「畫蛇添足」，誠如社長所言。或如粵諺所謂「畫公仔畫出腸」了。

在維摩經觀衆生品中，亦有一段舍利弗與天女的對白，說明大乘佛法，無男女相。如舍利弗問天女爲何不轉女身？天女說：「我在維摩室中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結果天女以神力變舍利弗爲天女，而天女又把自身變爲舍利弗，並告訴舍利弗說：『汝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諸法，非男非女。』是則修成佛身，說男說女，自然都成爲添足之戲論。

復次小乘佛教無三身之說，則凡修成佛位，都是現比丘相，決無女相。大乘佛教有三身之說。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本是理性法身，無有形相；圓滿報身盧舍那佛，福慧莊嚴，相好殊勝；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現比丘相，皆是大丈夫相，並無女相。有說毘盧遮那佛，雖非女相，却有頭髮，示在家相，非出家相；然法身理遍一切，本無形相，如何還分在家出家之相？是則以法身佛之毘盧遮那如來爲在家相，豈非也變成戲論之問題？

在法華經提婆達多品中，有舍利弗告龍女言：『女人身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此舍利弗以小乘眼光視女人，以爲「女身穢污，非是法器」，故不但不可作佛，連作轉輪聖王也不行。在大乘法中，男女平等，不但可作輪王，亦可成佛，但所成之佛，皆丈夫相，決無女佛。前文引大雲經中佛記淨光天女，當以女身作轉輪聖王，護持正法。又菩提留志新譯之寶雨經，多說天女受記作轉輪王之事。中國唐朝，僭稱皇帝，開中國政治史上空前未有之奇蹟。當時僧爲襄贊武后，時爲大雲經潤飾及注釋、宣傳，似爲武后

打氣。武后乃頒大雲經於天下，以示天命所在，自稱「天冊金輪聖帝」。在古代重男輕女之專制時代，武后有此魄力，創開新局面，可謂女中之雄！又其自稱金輪聖帝之有力根據，即在大雲經第四卷末佛說：『我涅槃已七百年後，南天竺有一小國名曰無明……有王名尊乘，其王產育一女名曰增長……其王崩亡，諸臣即奉此女以繼王嗣。女既承王，威伏天下……護法而持淨戒……具足修習十波羅密……說大雲經以調其心……如是女王，未來之世經無量劫，當得作佛，號淨寶增長如來。』此乃佛記女王將來可以做佛，武后大概即本此義，易唐爲周，坐享江山十五年，毀之者詈爲下賤寒微，讚之者譽爲女中豪傑，但亦僅止於女王，並未成爲「女佛」。

又法華經提婆達多品，文殊菩薩言：『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得陀羅尼，諸佛所說甚深秘藏，悉能受持，發菩提心，得不退轉……能至菩提。』當時在座的智積菩薩言：『釋迦如來，於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累德，乃得成菩提道，不信此女於須臾頃，便成正覺？』言論未訖，龍女忽現於前，以偈讚佛，闡揚大乘。時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菩提，是事難信？時龍女持一無價寶珠，奉獻於佛，佛即受之。並向智積菩薩及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否？』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是！當時衆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爲十方一切衆生，演說妙法。』此爲龍女即生成佛故事，但亦「忽然之間，變成男子」，才成正覺之佛，亦非成爲女佛！況此龍女八歲成佛，自是大乘菩薩大權示現，決不可以凡夫肉眼，視作常人！或祇憑意識揣測，此女或已成爲「女佛」？不過某教授以「大乘之女性能否修成女佛」爲題，乃是一個問號？似未肯定其大乘女性可修成女佛，未可厚非，或其對此問題，別具新見，發揮高論，則在探討學術性質言，應所歡迎；而其嚮往佛學具有興趣與研究精神，更值得鼓勵與讚美，不知高明亦以爲然否？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日。



宗密荷澤法統辨

幻生

讀「胡適禪學案」有感之二

(續上期)

這是胡先生對於南印唯忠的一段精闢考證。筆者不憚其煩，將它全部引錄下來，未作刪節，怕有割裂斷章取義之嫌。從胡先生的這段考證論述之中，立論似乎非常精密，宗密的荷澤法統，便在胡先生筆下而被否定推翻了。不過，我們從歷史資料來看，胡先生提出的論據，並沒有能夠將宗密的荷澤法統加以否定。因為，胡先生的論據，僅僅是從宋高僧傳中查出南印與唯忠是二個不同的人物，所以，他用宗密「圓覺經畧疏鈔」的記述，與宋僧傳的南印傳比勘，發現了二者很重大的衝突之點。胡先生說：「宗密說南印就是唯忠，而宋僧傳裏無一字說到南印又叫做唯忠。宋僧傳卷九另有「黃龍山唯忠傳」，宗密把兩個和尚認做一個人了。」唯忠到底有沒有另一別號叫做南印？宗密有沒有將二個和尚認做一個人？這是問題的關鍵。胡先生對於這方面的問題，並沒有去做求證工作，而輕率地加以論斷，這是胡先生的治學之失。宗密在「圓覺經畧疏鈔」說：「磁州門下，成都府聖壽寺唯忠和尚，俗姓張，亦號南印。」「唯忠亦號南印」，宗密的這個記述是史實，是可信的，且有其他史料可以作證。白居易的「唐東都奉國寺禪德大師照公塔銘」說：「大師號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也。始出家於智凝法師，受具戒於惠萼律師，學心法於唯忠禪師。忠一名南印，即第六祖之法曾孫也。大師祖達摩，宗神會，而父事印。……」（見白氏集七十）白居易為神照作的「塔銘」，說神照學心法於唯忠禪師，忠一名南印。這不是說唯忠也叫南印嗎？神照是宗密的師叔，與宗密同為荷澤法系。神照的

師父是唯忠，一名南印；宗密記他的師祖是唯忠，亦號南印，這當然是指的同一人物而言。白居易所記與宗密所記完全相同，這便是宗密「唯忠亦號南印」的史證，胡先生能夠推翻這一强有力的證據，而成立自己的論據嗎？宗密有沒有將二個和尚認做一個人？在此也將謎底揭曉了。

胡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發生的根本錯誤，完全由他的大意疏忽所致。我想，胡先生從宋高僧傳中查出「成都府元和聖壽寺釋南印」的傳記，又見到宗密所記「成都府聖壽寺唯忠和尚，俗姓張，亦號南印」。這兩個南印都姓張；裴休也記為「荆南張」。可是，胡先生在宋僧傳裏南印與唯忠的傳記中，並沒有見到南印又叫做唯忠，或唯忠亦名南印的記載，所以，他對宗密所記「唯忠亦號南印」起疑，而做了許多考證與論述。可惜，胡先生並沒有做他的「小心求證」工夫，不知道在成都府的聖壽寺中，先後却有二個名叫南印的和尚在那裏住過：一個是死在建中三年（七八二）的唯忠，一名南印；一個是死在長慶初年（八二二）的南印。這兩個南印是同名而異人的，死時相去四十年。宋僧傳南印與唯忠的傳記都很短，贊寧沒有詳細記載。胡先生不從其他史料上去求證，僅以宋僧傳為主而比勘宗密所記，難怪胡先生要走岔路，而自以為是一大發現，推翻了宗密的荷澤法統。

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宗密所記的唯忠姓張，宋僧傳的「黃龍山唯忠傳」，却記載姓童。如果以取決多數確定唯忠的姓氏，裴休所記的「荆南張」，與宗密所記相合，所以，我們懷疑宋僧傳的這個童字可能是個錯字。

由於「唯忠亦號南印」的問題，引起了胡先生的一大堆考證與論述。他說：宋僧傳裏明說南印的師父是淨象寺的會師，那是淨象寺金和尚無相禪師的弟子神會。……胡先生的這些考證一點都沒有說錯，只要將「唯忠亦號南印」這一根本問題明白以後，那些都不需要再去論說了。胡先生論及神會，指宗密有「人身錯認」的問題，我想，「人身錯認」，可能不是宗密，而是我們偉大的胡適博士！

關於宗密的荷澤法統，胡先生頗為置疑。尤其唯忠與智如之間的相承問題，我們必須作一論述。磁州智如為荷澤神會的弟子，宋僧傳裏有明白記載，胡先生也已經贊成。唯忠也遊過嵩嶽，見過神會禪師，宋僧傳中也有記載。不過，胡先生將唯忠視為神會的直接弟子，與磁州法如為同輩，這一點我們認為值得商榷。見過神會的，不一定都是他的直接弟子，也許是再傳弟子。比如胡先生的再傳弟子，見過胡先生之後，我們能將他的輩份提高一層嗎？師弟間的認定，主要還是取決於為弟子者。宗密與裴休的記載如此，白居易作的「塔銘」記載也是如此，我想胡先生不用為唯忠的輩份而做爭議了。因為胡先生畢竟是晚出一千多年的人，並沒有親自聽到唯忠的陳述，而其他的文獻裏也沒有為唯忠的輩份做翻案的記載。宋僧傳智如與唯忠的傳記，都很短畧，雖然沒有記述他們相承的師資關係，但唯忠從巴蜀出來，遊嵩嶽求道，他與磁州法如相遇，而結成法統的相承關係，不是沒有可能的！胡先生用不着對此懷疑。我在前面說過，宗密受戒之後，去見唯忠、神照，這些法統的師資相承，可能都是唯忠他們告訴他的。

唯忠的傳人，是洛陽神照與遂州道圓四人，這一師資相承的系統，宗密所記，完全與白居易的「照公塔銘」所記相合，胡先生大概無法否認這一事實。尤其白居易所記：「忠一名南印，即第六祖之法會孫也。」更印證了宗密所記的荷澤宗的世代。唯忠上面是智如、神會、慧能，正好四代。而白氏又記：「大師祖達摩、宗神會、而父事印。」宗密自述他是荷澤宗的第五代傳人，由此更得到證實。胡先生指宗密為「攀龍附鳳」，由淨象宗變為

荷澤宗，偽造法世，我實在不知道胡先生的這些評論，是否閉着眼睛瞎說？一個堂堂治歷史的學者，不去細心地將歷史研究查證清楚，妄作論斷，怎能不令我這個山居讀書的窮和尚而為胡先生哀！

寫到這裏，我要附帶論及另一問題，這是胡先生文中沒有提到的，或許為胡先生尚未發現到。我對宋僧傳所記的唯忠死年起疑。宋僧傳所記：「以建中三年（七八二）入滅，報齡七十八，其年九月遷塔云。」如果依據這一記載推算，唯忠是生在唐中宗的神龍元年（七〇五）。唯忠的師父磁州智如（法如），依胡先生的「假定」，死在元和五年（八一〇），八十九歲，則智如是生在唐玄宗的開元十年（七二二）。以唯忠與智如的年齡相算，則唯忠大智如十七歲，比智如早死二十八年。佛門中的師徒年齡相異，早亡與後歿，這些都是常見的不成問題。但唯忠死在建中三年的記載，與神照宗密的關係就發生矛盾了。先就神照而言，白居易的「照公塔銘」說：「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八三八—九）示滅於奉國寺禪院，以是月遷葬於龍門山。報齡六十三，僧夏四十四。」神照死在唐文宗的開成三年，六十三歲，出家四十四年。依照此一年代推算，神照是生在唐代宗的大曆十一年（七七六），出家於唐德宗的貞元九年（七九三），那年十八歲。根據神照的年齡計算，唯忠死的那年（七八二），他才十七歲；十八歲他出家的時候，唯忠已經去世十二年。白居易的「塔銘」說：「始出家於智凝法師，受具戒於惠尊律師，學心法於惟忠禪師。」就算神照出家的那年，同時受戒學心法（禪法），可是，那時唯忠已經物故十二年，他又跟什麼人學心法？他與唯忠荷澤宗師資相承的法統關係如何能夠建立起來？這些都是顯著的矛盾問題。再就宗密來說，宗密生於唐德宗的建中元年（七八〇），出家於唐憲宗的元和元年（八〇六），那時二十七歲。依據宋僧傳所記，唯忠死於建中三年，那年宗密三歲；宗密二十七歲出家，唯忠已經去世二十五年。宗密在「圓覺經疏鈔」中記述，他出家的第二年，受戒之後，便去見「荆南張」，已經去世二十五六年的唯忠，宗密又如何能夠見到呢？這些都是與事實相衝突矛盾的

。我們不能根據宋僧傳的這一記載，而否定了白居易的「照公塔銘」與宗密自述的歷史真實性，以及推翻了荷澤宗的法統相承問題，所以，我對宋僧傳的這一記載起疑。根據我的研究與推斷，建中三年，可能是元和三年（八〇八）或長慶三年（八二三）的筆誤。至少，唯忠去世不能早於元和三年，這才能與神照、宗密的歷史年代相配合。假定我的這一研究推斷不錯，唯忠死在元和三年（八〇八），那年神照三十三歲，宗密二十九歲。宗密二十八歲受戒，去親近唯忠，第二年唯忠就死了。唯忠死時，神照已經出家十五年了。所以他跟唯忠學心法，承繼荷澤宗的法統，這才是合情合理的。

胡先生文中，除了智如與唯忠關係到宗密荷澤宗的法統問題之外，他還舉出了其他許多小問題，如「禪門師資承襲圖」中，有「裴休國相問」，「宗密禪師答」文字，以及宗密所記「遂州大雲寺道圓和尚」等。這些問題的提出，顯見胡先生的常識有限，未免過於幼稚。「禪門師資承襲圖」，原是宗密答裴休的一封信，本來沒有標題。宗密去世以後，後人整編他的著作，代為安立種種名稱。如「林間錄」卷上所收，題為「圭峯答裴國相宗趣狀」，又稱「草堂禪師牋要」；「禪宗綱目」裏，題為「圭峯答裴休問書」。現用的「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大概是韓國人代為安立的。「裴休國相問」「宗密禪師答」，這些標題，當然是後代的編輯者代為安立的。宗密死於會昌元年（八四一），裴休作宰相是在大中六年（八五二）至十年（八五六），宗密死時，裴休尚未做宰相，「裴休國相問」，怎能看做宗密原始的記載？稍具常識者一看便知。至於「遂州大雲寺道圓和尚」，據胡先生文中說：「『大雲寺』是武則天時詔令天下建立的。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詔令大雲寺改為『開元寺』。怎麼到元和（八〇六—八二〇）長慶（八二一—八二四）的時代遂州還有『大雲寺』呢？」這更顯示胡先生的常識貧乏。這裏讓我舉個例子告訴胡先生：江蘇鎮江金山寺為一古寺，金山寺名字從古代叫到現在，請胡先生到金山寺門前看一看，那裏不是明明寫着「江天寺」嗎？金山寺什麼時候改為江天寺的，身邊沒有「金山山誌」，一時

無法查考，恐怕不是最近幾十年的事吧！不但外人依然叫它金山寺，金山寺裏面的人還是叫它金山寺。為什麼大家不叫江天寺仍舊叫它金山寺？這是中國民族的固有習慣使然。胡先生從一個寺名的考證上相責宗密，宗密寫了舊名未寫新名，便對遂州道圓起疑，成了宗密偽造歷史的證據，這種考證歷史的治學方法，我們只有敬佩胡先生的偉大了！

從事歷史的研究考證，史料的蒐集固然重要，但對歷史的整體觀察分析，更不能忽視。不從整體着眼，只做片段的資料考證，那很容易鑽進牛角尖中永遠走不出來，不能見到問題的全體性。胡先生這篇「跋裴休的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不幸竟走上這條路子。他的目的，主要否定裴休所記的宗密荷澤法系，但他不從宗密的整個歷史上着眼分析研究，只從片段的資料上做考證，更被宋僧傳的南印唯忠史事所困擾，雖然他花了不少心力，找來一大堆資料，但對所論究的問題，並不能達到他的預期目的，這是胡先生治學常犯的舊病。

我們承認胡先生所說，佛門裏有些和尚喜好攀龍附鳳，偽造歷史，抬高身價，但這只是極少數的人，並不是整個佛門都是如此。尤其是宗密，他沒有偽造歷史攀龍附鳳的必要。因為，他不是一個普通無知的和尚，他的學養與聲望，早為學界士林所欽重。雖然，他是教宗華嚴，禪傳荷澤，成為華嚴荷澤二宗的一代傳人，但從他的整個一生歷史來看，他並沒有打着一般禪者的姿態去傳禪，相反地，他的一生却是著重於佛教思想理論的闡發，教義的傳播，紆實地說，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佛教學者。他對當時的教禪之爭，寫過一部龐大的「禪源諸詮集」，提出他的看法，加以調和。雖然這部偉大典籍已經失散，我們無法看到，但從現存的「禪源諸詮集都序」的序文中，我們仍可窺見到他的立論思想所在。他受當時學界的敬重，皇室的禮敬，被請到皇宮裏長期供養，這種高貴的榮耀，並不是因為他是荷澤宗的一代傳人而獲得的，即使他不屬於荷澤宗的人，他仍然會得到這種高度榮譽的。他能獲得這種榮耀，自然有他獲得的其他因素存在。所以，宗密沒有偽造荷澤法統歷史的必要。如果他蓄意偽造歷史，而被當

時的人獲悉，一個爲人敬重知名的宗教師，竟然做起這種不誠實的事來，這對宗密的影响何等重大？當時的學界與皇室，還會敬重供養一個不誠實的無耻和尚嗎？

再就裴休而言，他與宗密相知最深，如他在「唐故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中說：「休與大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故得詳而叙之，他人則不詳。」從裴休的這幾句文中，可以證實他們之間的關係深厚。依胡先生說，裴休是黃檗希運的弟子，爲一虔誠的佛教徒，與出家僧侶交遊甚廣，對佛教法義與史實知道很多，換句話說，他與一般對佛教一無所知的文人不能同日而語。裴休爲宗密作「法碑」，是在大中七年（八五三），也是他做宰相的第二年，距離宗密去世已經十三年了。從「法碑」的文字看，當然不是宗密生前相託於他的，他是爲了紀念這位出家的亡友義不容辭寫出的，所以，我們對於裴休的這篇文章，不能看做一般性的應酬文字，作者的寫作態度，必定是謹嚴而認真的，他對宗密的歷史，自然要查考清楚而後落筆，才能對得起他的這位相知最深的亡友。何況他以宰相之尊，撰寫這篇法碑，親書勒石，傳之後世，裴休怎能不對文中的記述慎重將事？萬一文中的記述與史實有所出入，爲人指摘，成爲虛構之事，則影响宗密尙小，而影响裴休的聲譽較大，裴休能夠不注意這些問題嗎？依據一般常情而論，裴休法碑中所記的宗密荷澤法系，應該是可信的。如果一個關係最密知交最深的人，寫作的歷史傳記都不能置信，則世間還有什麼文字能夠稱爲信史？

胡先生去世以後，毛子水先生爲胡先生撰寫一篇傳畧，勒石在胡適墓園，如用胡先生的治學邏輯來說，那可能也是一篇偽造歷史攀龍附鳳不可置信的文字。縱然裴休要爲宗密虛構法系，偽造歷史，中唐時代，佛教中並非完全沒有人才，與宗密同一法統，或相知較深的其他僧俗二衆，怎能聽令裴休偽造史實，而不爲文予以駁斥？可是，我們從古典文獻裏，並沒有見到對宗密荷澤法系起疑或質難的記述，我們唯一見到的，便是一千多年後胡先生這篇大文了！裴休爲出家僧侶撰作碑文，並不止限於宗密一人，清涼澄觀、大達端甫、黃檗希運三人的碑文，也是出自裴休之手，

我不知道胡先生是否也去考證過那些碑文中是否有偽造歷史法系的情事？

宗密記述他的荷澤法系，是在圓覺經的疏鈔中。圓覺經疏鈔，成於長慶三年（八二三），這是宗密出家後的初期及中期作品，距離他去世之時，已經公開流行了十八九年，在這段時間裏，並不會有人對他的荷澤法系有所指責與非議。裴休的碑文所記，與宗密全同。白居易的「照公塔銘」，也與之相符。這些都可視爲宗密法統的史證。胡先生不從這些大處着眼，專從部分的片段資料作考證，見到些許的相異之處，而予全部的否定，這種治史的方法，難以令人同意的。須知寫歷史傳記的人，並不是都受過邏輯訓練，或從事歷史考據的考據家，彼此所記與文字表達，怎能完全盡同？即使是一個人前後作的自傳，其中可能也有些微事情，所記亦不完全相符。治歷史不從整體去着眼，專從片段的資料去考證，那是很難認識到歷史的全貌。

胡先生治歷史，似乎喜愛另闢蹊徑，出奇制勝，嘩衆取寵。這好像成了他的癖好。他在早年研究神會和尚，他對神會的渲染不免過於強調誇大。他說：

神會是南宗的第七祖，是南宗北伐的總司令，是新禪學的建立者，是壇經的作者。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勳之大，影响之深。這樣偉大的一個人物，却被埋沒了一千年之久，後世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了。（見神會和尚遺集第四頁。）

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勳，永久的影响。（見神會和尚遺集第九〇頁）

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是否沒有第二人比得上他的功勳之大影响之深？他是否是北宗的毀滅者？壇經的作者？我們冷靜地從中國佛教史上去研究分析，胡先生的這些話似乎都有問題。當然，神會差不多被後人遺忘了，胡先生從史籍上發現到這個偉大人物，所以誇大渲染，成爲他治學研究上的創新與突破。（下轉第12頁）



印度大乘佛教三宗概論

Dr. C. Sharma 著
關泰和 譯

(續上期)

只有在絕對之觀點我們才認識到世界之實相，但却不要因此而破斥世俗。世智不能滅，因為只有從世俗才可入於勝義，從低才可升進於高。從世俗看來，佛，菩薩，教，道德，理，真實，涅槃，以至一切法皆存在①。我們不是否決因緣法而入於絕對，而是依於因緣法才得入。好像在覆舟時，那些抓著一塊木，一條柱，就算是一屍骸的，也可得到彼岸；而不願抓任何東西的，則必被淹沒。那些願聞正理，入正信，行六度的人，無論這些理、信、行終是幻妄，然他們亦可因此而達於安穩、常、樂之涅槃彼岸。至於那些始終否定世俗真實的人，則會淹沒於其中了②。如一老人無力自行，可由人摻扶而到目的地；那些不能靠自力得度的，亦可依六度而往③。一個未燒好之瓶胚不能盛水，勉強為之，只會瓶水皆失。因此若要盛得清泉之水，是需要一個燒好的瓶子的④。若要超於世俗，我們亦得仰賴一圓熟之世智，若把此否定了，則只是自毀亦毀人而已⑤。

楞伽經亦宣稱：真實是超越於世智範疇的一種精神經驗(Spiritual Experience)，無分別(vikalpa)，無二相(dvaita)，只由佛之純粹知所證。一切佛之覺悟，都是證悟了法無我(dharmānairātmya)與人無我(pudgala-nairātmya)，隨而把煩惱障(Kleśhāvaraṇa)與所知障(jñeyā varāṇa)也除掉。佛由得正覺的那一夜起，直至涅槃，不會發一語。他的教誨實在是超言語的。他的話近乎嚕唆，因為真實是離言的、離世智的⑥。佛是無雜多相的，無雜多相就是離世智之真相⑦。爲了要指示月亮何在，得以手

去指，但不要誤以手爲月亮；同理，勝義得通過世俗去詮解，但不要誤以世俗爲勝義⑧，最後，連勝義、世俗之分也去掉。幻妄即真實，如輪迴與涅槃，一切法無二⑨。真實不是在世俗外可找到的，空觀不是虛無觀。小品般若經說，即使得正覺之佛高聲地喊叫歷恆沙劫一法存在，但實在却没有一「法」在過去、現在、未來生起，亦實在沒有一「法」在過去、現在、未來消滅⑩。雖然如此，我們也不要以此爲斷然的否定，它的意思，正如楞伽經所說⑪，是一切法無生而亦不可說，因為它們根本不能說成是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它們是相依相待而終於是不真。空，並不只是否定，若把它了解成只是否定，倒不如順世俗說有說常，如須彌山般堅與廣，那些自相矛盾地堅持一「無」存在的，都是自毀的虛無者。⑫在七種空中，純粹的否定是最低的，最高者是第一義聖智大空(Paramārthāya jñānamahā-shūnyatā)，此只可以由純粹的經驗所證，然亦要先知一切法離言空(sarvadharmairabhihāpya-shūnyatā)⑬。⑭三昧王經說，有與無，淨與不淨等等，都是世智之所執，中道者是離於二端亦同時超於中間之謂。⑮

把世智轉成精神經驗(Spiritual Experience)之修行途徑是四靜慮(dhyāna)，三三摩地(Samādhis)，與及菩薩十地。在初禪中，仍有覺觀(Savitarka, savichāra)，然有喜樂(prīti, sukhā)。在第二禪，覺觀轉成無覺(avitarka, avichāra)，喜悅亦轉高一層(Samādhi-japriti-sukha)。在第三禪，覺完全止，而樂亦不著，成一更高之樂(Sukhavihāra)。在第四禪，世智與經驗合一，

苦與樂皆斷，而成一純然之安樂(vihāra)^⑮。在第一之空三摩地中(shūnyatā-samādhi)，我們知世間法自性空(Svabhāva-shūnya)而真實是無雜多相之大空(prapañcha-shūnya)。在第二之無相空中(animita-shūnya)，我們知一切法之起因，是由無明而起世間之分別相。在第三無願三摩地中(aprañhita-samādhi)，我們直接入於實相，離於分別。^⑯在第一歡喜地中(pramuditā)，菩薩離於世智，而進入正知之路，在第一無垢地中(vimāla)，得著十行；在第三發光地中(prabhākari)，得知能、所與分別皆假；在第四燄慧地中(archsmati)止息世智；在第五難勝地中(Sudurjayā)，得知二諦；在第六現前地中(abhinukhi)，得知無我及無生；在第七遠行地中(dūraṅgamā)，空之兩義得解；在第八不動地中(achalā)，得無二正法；在第九善慧地中(Sādhumati)得住真實；至第十法雲地(dharmaMeghā)與真實合一，如嗣子獻身於正知。^⑰但他爲了度衆生而不入涅槃，他把受苦的衆生置於正法之乘中，渡過生死大海而至涅槃彼岸。^⑱他以正知之甘霖滋潤熱惱交煎之衆生，^⑲他吹响了正法之號角與正理之螺，他點燃起聖道之火，又降下妙法之雨。^⑳若有人還不明此真理者，非其師之錯，非法之錯，而是他自己之錯；正如病人不服藥，錯不在醫，亦不在藥，而是他自己。^㉑

6 空宗之立的辯證

龍樹把真實(tatva)界定爲要親證的，寂滅的，樂的，爲一切雜多相之所歸趣，一切分別相亦止於此，是不二之絕對。^㉒佛之教說可分勝義與世俗之兩面，前者是第一義(Paramārtha)，後者是世俗(Samvṛti, Vyavahāra)。不明此二分際的亦不明佛法，^㉓俗諦如蓋，把真實蒙住了。它只是世俗所承認，所共用，所必須，究其實，它是不真的，而這只有從勝義之觀點才可察覺。雖然內在於或由於有限思維亦可有此二分，但有限之智是要被超越的，有漏之智是要轉成精神經驗的。然在世俗之範圍中，這二分仍然有效，因爲經驗界不會被它自己的法則所破，正如人在夢中不會斥破自己的夢，純粹的否定是不可能的，因爲這已必

然地預設了一肯定。就算夢、幻、影、响都如其自己而存在，不能無端的斥破世俗，因爲只有經由此低的我們才可以進至高的。

依龍樹解釋，空之意義有兩面，在世俗中，其義爲自性空(svabhāva-shūnyatā)，即是指一切法無自性，皆因緣生(Pratitya-samutpāda)。一切爲有漏智所緣的都必然是相依的。中道則處於肯定與否定之間，但最後又超越此二邊^㉔。十二因緣由無明而引至老死，三世因果輪轉不停，除非其根本無明被真知所斷，否則不會止息。^㉕真知是對真實性之知，因而空之另一面意義就是指一切雜多相之所趣，離於一切分別。^㉖究竟地說，真實非空非不空，亦非共非不共。空只是對世俗之執而說，^㉗然在世俗中，一切都是相依的，非因緣生的等如無有，然我們亦不要以因緣生爲究竟，若如此，則是拒絕作進一步的超越。因緣亦是相依的，它依於絕對而得成，無絕對亦無相依。佛說空，只是對那些著於分別的人而說，若以空爲實有自性，來分別諸法之有無者，則是不可得度，而永遠沉淪的了。^㉘月稱亦徵引寶積經來說明：一個醫者給便秘的病人下了很重的瀉藥，但若這瀉藥在排出了肚中的髒垢後而自己排不出來，那麼，迦葉啊，你認爲那人已痊愈了嗎？^㉙若人錯解空爲世智之一個範疇，這等如敲响了他自己智慧之喪鐘；亦如不善捕蛇者，會被蛇咬，甚至中毒而死；亦如邪見之造成損害，人若依之而行，只有被毀而已。^㉚佛知道空不易了解，所以在成道後，一直不欲多說，^㉛但若正解空義，此亦即是涅槃。

龍樹說，只有那些不明空義的，才會抨擊空論爲斷見，他們只了解空爲完全的否定，而說空宗毀壞了世俗法，同時亦否定了四聖諦，否定了縛、解、法、教甚至佛，簡直是說空宗無翻身之餘地。^㉜龍樹對這些責難的回答是：他們對空義一點不明白，他們只因錯解空爲否定，便亂把那些我宗沒有的缺點猛加諸我們。^㉝空否定一切見，但它本身不是見，空是因著分別智之在一更高之辯證的自覺裏，發現自己自相矛盾之本性，不能顯示真實，而求有進於攝一切分別相之精神經驗。

反過來說，若一切法不空，則自存者是究竟的真實，因而亦

無緣生法，生、滅、縛、解、四諦，法、教、佛亦皆無，一切真實者，應是不動與恒常，因此，變化，運動與世間亦無有。那些持世間法常在之見者，忽畧了世俗與勝義二諦之別，反而把世俗假法也失掉了。他們反對緣生，而因反對世間法的相依性，便把世間法也否定了。^{③④}另一方面，若一切法空是絕對之否定，則根本不可說有幻現，免角實在連影子也沒有，徒然否定是不可能的，它必要預設肯定。又如果說一切法因緣生而空，則也是無生、無滅、無縛亦無解，^{③⑤}這亦是一偏之見，因為相依性本身仍是相依的，它依於絕對才得以成立。

我們，持空觀的人，從兩重義諦來了解空，世俗皆相依而有，究竟非真，而真性則是不二之絕對，為一切雜多所歸趣者，所以只有我們才能了解及詮釋空義，又能保住一切世俗法及其慧解的（intellectual）、道德的與宗教的含義，而我們的反對者則不能。亦只有我們，才知世間法皆因緣生，才知緣生與四諦之真義。^{③⑥}

在迴諍論中，龍樹預設了所有難空宗者之論難，逐一加以駁斥，難者之論調如下：

（1）空觀否定一切法之存在，是不對的，

（a）因為用以成立空觀之論證是不真的；

（b）即使這些論證為真，它們亦損害了空宗的前題，因為如此，空宗起碼承認其論證是不空的；

（c）空宗無量式（pramāṇa）支持其成立。

龍樹之答覆如下：

（1）否定一切法之自性之空觀是對的，

（a）雖然語言論證究竟不實，但這不致令空觀不真，所謂空，並非純然否定，而是因緣生或相依待^{③⑦}。

（b）我們的論證並沒有違反我們的前題。我們並非說只是這個論證對，其它皆錯。我們是說，一切論證究竟不真。^{③⑧}其實，我們並不成立任何東西，因而亦無言語，亦無論證。我們又怎能被說是有缺點呢？然在世俗中，論證也可真，因為世俗是不能用自已

的邏輯來責難自己的^{③⑨}。

（c）量式自己是不能成立的，如火不能證明自己。如果火能自燃，它便會燒毀自己，若火能自燃及燃它，黑暗亦會自覆而覆它，一量不能依他量而立，因為如此會退至無窮。一量亦不能由所量（prameya）而立，難者是同意所量是由能量而立的，若說能量是由所量而立，他便會進至此可笑之地步：父子子；然子於今亦生父。當然，一量不能胡亂地立。因而，量之成立，非由己，亦由他，亦非由所量，亦非無因緣^{④①}。

真實是超於辯與難的，我們並不否認任何東西，而實在亦無法可否定，連所謂空觀者空一切法都是難者所加諸我們的，我們是離有無二邊的^{④②}。

在寶行王正論中，龍樹說就如一個博學之文法師亦可從字母教起，佛亦如是，應機而說法^{④③}。對下等根器之人，他說有，以免他們誤入惡行；對中等根器之人，他說空，使他們知道無我，然此皆是分別說；至到對上等根器之人，他說甚深之空（Clisful Shūnya），為愚者所懼，然智者則喜之^{④④}。龍樹力斥不信（nāstika），說不信者入於地獄，信者可登天，而入於超有無二邊之不二之理者，則可得解脫^{④⑤}，此攝有無、善惡、天與地獄之正知，智者稱為解脫，^{④⑥}究竟地說，實無有法，無有行，無有智，因為它們皆本於菩提，實相。我們何以被斥為斷見者呢^{④⑦}？不空之所以可能，是為了解破斥，或是對執有之對反，但若根本無有，則何來有『無』^{④⑧}？正，反皆是幻有，只有綜合才是真實；世界非有非無，只是幻現^{④⑨}。那些數論師們，勝論師們，耆那派者，有我論者（Soul upholders）及五蘊為我論者（Skandhavādins）曾說過世界是非有非無嗎^{⑤①}？真實離於分別，世俗則相依相待而非真非不真，這是吾教之貴重禮物，甚深理，也是佛教化衆生之甘露^{⑤②}。

註釋：

①—⑤ Ibid, p. 23. 236. 290-291, 396-397. 287-288. 181.

⑥ Laṅkāvatāra, pp. 142-143.

⑦ ⑧ Ibid, p. 190. 223-224. 76.

⑩ Aṣṭasāhasrikā, p. 47.

⑪ Laṅkāvatāra, p. 116.

⑫ ⑬ Ibid, p. 146. 74.

⑭ Samādhirāja (三昧王經，月燈三昧經，殘本) p. 30
Buddhist Text.

⑮ Shatasāhasrikā, p. 1443; Lalitavistara, p. 129, 343

⑯ Shatasāhasrikā, pp. 1439-1440.

⑰ Dashabhūmikasūtra (十住毘婆沙經) pp. 25-86
Ed. by Dr. J. Rahder, Paris, 1926.

⑱ Lalitavistara (方廣莊嚴經，普曜經) p. 216. Ed. by Dr. S.
Lefmann, Halle, 1902. Rāstrapālapariprcā (護國十問)
p. 14. Ed. by L. Finot, Bibliotheca Buddhica, 1901.

⑲ Ibid, p. 45.

⑳ Suvarṇaprabhāsa (金光明經) p. 33. Buddhist Texts.

㉑ Samādhirāja p. 31.

㉒ Mādhyanika-Kārikā, XVIII, 9,

㉓—㉔ Ibid, XXIV, 8-9. 18. XXVI, 11. XXIII, 5.

㉕—㉖ Ibid, XXII, 11. XIII, 8.

㉗ Mādhyanika-Vṛti p. 248

㉘ Mādhyanika-Kārikā, XXIV, 11.

㉙—㉚ Ibid, XXIV, 12. 1-6 XXIV 7 and 13. 36.

㉛—㉜ Ibid, XXV, 1. XXIV, 40.

㉝ Vīgrahavyārtani (毘婆沙經) Kārikā 22, 67. Ed. by Pt.
Rāhal Sānkṛityāyana, as an Appendix to the Journal of
Bihar & Orissa Research Society, Patna, Vol. XXIII, 1937.

㉞ ㉟ Ibid, p. 12. 14. K. 32-52. K. 64.

㊱ Ratnāvali (寶王王經) IV, 94. Ed. by G. Tucci,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April 1934 and April 1936.

㊲—㊳ Ibid, IV, 95-96. I, 57. 45. 60. 72. II, 4-5 I, 61. 62.

本刊代贈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啟事

無量壽經，為淨土羣經之綱要，自漢迄今，凡十二譯，現存五譯，各有詳畧，初心學者，徧讀為難，郟城夏蓮居居士，發願重校此經，閱時三載，汇集漢、唐、宋五譯本之大成，文約義顯，詞暢理圓，習淨土者，誠能受持讀誦，則於蓮宗法門統攝無遺。該經初刻於民國二十五年冬，再版距今亦將卅年，流通海內所剩無幾，某老居士，鑒於法寶散佚，將成絕響，為發心重印三千部，俾廣流佈，並交由本刊代為贈送，藉結善緣。凡我讀友，函索即寄。

卍 卍 卍

(上接第8頁 宗密荷澤法統辨)

但是，我們客觀地研究神會歷史，我們對神會的看法也許與胡先生不盡相同。神會為南宗定宗旨，爭法統，使南宗不致因此湮沒，而能弘傳於世，與北宗相抗衡，這是他的功勞。但北宗是否因此被他毀滅，這就值得研究了。北宗後來的沒落，自有它沒落的因素，大概不是神會力量所摧毀的，這是有史跡可尋的。安史之亂，神會為國家籌募軍費，廣售度牒，這是他個人對國家的貢獻。後來他被請到朝廷供養，死後得到皇帝封號，這是他個人的成功。會昌法難，雖然距離神會廣售度牒有九十年，但是，法難的形成，絕對不是由單一因素而起，必定有它的遠因與近因。神會廣售度牒，導致僧制廢弛，湧進大批僧眾，品類複雜，良莠不齊，這不能說不是為會昌法難種下的遠因。神會廣售度牒留下的這一「後遺症」，也許他自己並不知道其結果如何。我們從整個佛教史上來看神會，他究竟是有功有過，這只有留待佛教史的評論家去作客觀的評斷了。今天台灣佛教界，每年都在爭着傳戒，濫傳戒法留下的「後遺症」，又有誰知道它對佛教產生怎樣的嚴重危險性！治歷史，應該從它的整體上作多方面的觀察分析，不應該局限於某一角度。對神會的看法，我們與胡先生是有一段距離的。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寫於德山寺藏經樓。

佛陀的最後教誨

馮永明

~~~~~ 節譯自英文版 Maha-parinibbana Sutta. and The Teaching of Buddha.

在憍薩羅國、娑羅樹林，佛對他的弟子作了最後一次的教誨；佛說：

卽『要自己度自己，不要依靠其他。要爲自己作照明、要以我的教義作照明、不要依其他外道教義。』

卽『想一想，我們的形軀，它們都污穢不淨。「痛苦」與「快樂」，都是「苦」，我們怎可以縱容自己？想一想你的形軀生命；它們都是如此短促非恆。想一想一切物體的本質；所有它們的積習，不能避免「無常」和「腐朽」？不必強求拒絕「痛苦」，只要依循我的教誨，你們都會解脫。若能這樣做，你們都是我真正的弟子。』——佛叮嚀

卽『我的弟子們：我給你們的一切教誨，你們要永遠記著，不要忘記。我的教誨值得你們永遠思維，它們是永恆的財寶。若依循我的教誨，你們永遠快樂。』——佛繼續叮嚀

卽『我的教誨的要點是：你們要降服自己的心，要遠離貪欲。要使自己行於正軌，要使自己清淨，要使自己忠誠。你們要記住：形軀生命是短暫的。若果能夠這樣思維，你們將可遠離貪欲、瞋恚。你們可以遠離不善。』

卽『當你們發現自己被貪欲引誘的時候，你們一定要自我降服。你們要做自己「心」的主人，不要做「心」的奴僕。』

卽『要知道：一個人的心，可以使人成爲佛，也可以使人成爲畜牲。「心」悟，這人成佛。「心」迷，這人可以成爲邪魔。所以；你們必須降服自心，不要使它離開正軌而入歧途。』

卽『你們要依循我的教誨：你們不要彼此諍辯，要互相敬重。你們不要像「水」和「油」彼此排斥，你們要像「水」和「乳」互相交融。』

卽『你們要在一起學習，在一起研究。你們要在一起共同修行。你們不要虛耗精力，不要糟蹋時間在那些怠惰的生活和無益

的爭論中。你們要以悟道的花朵和果實而爲樂，這是法樂。』

卽『一切我的教誨都是由我親證而來。你們要好好地隨順它。在任何情形下，都要依循它的精神而行。如果你們疏忽了它，即使你站在我身旁，但並沒有見到我。若果你依循我的教誨，即使你遠離我，但你實際在我身旁。』

卽『我的弟子們：我最後的時候已經到，我們分別在即。不要悲泣；生命本來就是無常，沒有人能避免。我也一樣。我的形軀生命就要消逝，它像一輛腐朽的車乘終歸敗壞。』

卽『不要作無益的悲泣；要記住生命是短暫，是無常。你們要由此悟證「空」理，由「無常」悟證「眞常」。』

卽『貪欲之魔，經常在找尋機會去欺騙人們的「心」；如果有一條毒蛇住在你的屋子裏，你想得到安寧，你必須首先把它驅逐出去。你必須驅逐你生命裏的貪欲毒蛇。你必須善自護持你自己的心。』

卽『我的弟子們：我最後的一刻已降臨。你們不要忘記；「死亡」是形軀生命的消逝。形軀生命由父母而來，由物質食糧而養育。它們不能避免「老病」和「死亡」。』

卽『但我的眞正生命是法身，不是形軀。形軀會消逝，是無常。法身却永恆，不生不滅。見到形軀的我，他們未見佛。依循我的教誨，即是見佛。』

卽『在我入滅之後，我的教誨就是你們的老師。依循我的教誨而行，你們一定會見到我。』

卽『在最近的四十五年來；我所有的一切，全都已經教導了你們。我的教誨，沒有秘密，沒有隱藏。一點一滴地、全部地、公開地、清楚地、教授了你們。我親愛的弟子們：我的教誨至此亦結束。在一分鐘內，我就要入涅槃。這就是我的教誨。』

——譯於倫敦大學圖書館

# 密勒日巴尊者歌集

張澄基譯自藏原文著

## 第廿二篇 笛色雪山降伏外道的故事

禮敬上師：

尊者密勒日巴帶領著許多弟子從布省行往笛色。行抵鄰近笛色之某山頂時，笛色與瑪滂湖的山神率領著許多眷屬都前來迎接。他們齊向尊者頂禮後，獻上廣大稀有的各種供養，同時把笛色和瑪滂一帶的修行處所詳細一一介紹，然後奉送給尊者師徒。他們發誓以後要盡力護持尊者傳承中的弟子們，最後才各返自居。

尊者師徒們行抵瑪滂湖旁的時候，當地的策波教①（首領人物）那若笨瓊和他的師兄弟妹多人，一向久聞尊者師徒的大名，早就知道尊者要到笛色來，所以他們屆時也來到瑪滂湖旁，裝著不認識尊者的樣子問道：「你們是誰呀？要往那裏去呢？」

尊者答道：「我們過去一向是住在哪息雪山的茅蓬處，現在是到笛色的崖洞處修行來了。」

那若笨瓊說道：「你叫什麼名字？是作什麼的？」

尊者答道：「我的名字叫密勒日巴。」

那若笨瓊道：「這樣看來，笛色雪山和瑪滂湖跟你真是同類相求了！你們三者在遙遠的地方聽來都名氣十分響亮。但見面之下卻不過爾爾，無甚稀奇之處！也許笛色雪山這塊地方確有其殊勝之處，但此地却一向是我們笨波教的勢力範圍。如果你們要在此地居住，就必須要信奉笨波教才行。」

尊者道：「這座雪山為佛陀親口所授記，將來要成為佛教弟子修行之聖地。特別是我密勒日巴，親承馬爾巴上師的懸記要到這裏來修行的。你們笨波教徒，過去在這裏居住，實在很幸運，但以後如果要繼續住在此處，最好要皈依佛教修習佛法。如果你們不願意，儘可遷往別處去。」

那若笨瓊說道：「你和這個瑪滂湖完全一樣，『遠處名聞響如雷，親眼見時無奇處。』你如果是個知羞耻的人，你就應該答應我，和我較量一下神通和法力，誰勝了誰就是此處的主人翁！」說畢，那若笨瓊立即（興起神力，身體突然增加百千倍），左右二足竟跨立在瑪滂湖的對岸兩邊，昂然歌曰：

「笛色盛名震遐邇，

寒雪蓋頂一孤山！

碧湖瑪滂名雖盛，

難敵雪水之沖蝕！

密勒日巴虛名大，

不過衰朽一老狂！

手執鐵杖行蹣跚，

赤裸臥地無羞耻，

不見絲毫稀奇處！

我教笨波之大神，

體性遍滿無毀滅，

移喜錯普諸神象，

忿怒本尊飲血者，

身具九頭十八臂，

各各化身無量數，

九頭神變難具說！

神母大力勝宇宙，

我乃此神之小徒，

現顯神通為憑證！」

密勒日巴以身騰空，其身未見增大，瑪滂湖亦未見縮小，但尊者的身體却將湖身全部蓋住，坐於其上，悠然歌曰：

「喂噫！聚此人天衆，

凝神聽我老密歌！

靈鷲山上八寶座，

本具智慧無二身；

奧明②淨土法宮殿，

內有第六金剛持③，

超勝佛母無我女，

俱生境中本雙融；佛陀化身諦洛巴，護門博士那諾巴④，如佛譯師馬爾巴，此諸聖者加持力，灌入勒密日巴身，美譽名揚遍天下。我奉馬爾巴尊師命，今來笛色修禪觀，自他二利得圓成。汝曹邪見笨波徒，今答汝問唱此歌。笛色雪山遠名揚，白雪蓋頂極端嚴，佛法白淨之兆也。瑪滂玉湖美名傳，雪山流水常沖蝕，法歸法性之兆也。密勒日巴有盛名，裸體赤臥一老狂，解脫能所之殼也。隨意幽吟歌小曲，信手拈來皆法也。跨生死海之兆也。心境我皆得自在，能興無量之神變，何需依仗世間神？閻浮山王此笛色，一切佛徒所具有，密勒傳承徒子衆，特於此山具因緣。汝輩邪見笨教徒，若行佛法必蒙益，若不皈依信佛法，我之神通勝汝故，應遷居所至他處。汝曹拭目瞧仔細，又一神通作證憑！」

歌畢，密勒日巴抓起瑪滂湖，放在手指尖端之上，湖中之魚蝦水族毫未受到絲毫損傷。

那若笨瓊說道：「這一次你所顯的神通，比我畧勝一籌，但我來笛色在先，所以算是扯平了。現在我們要較量一下神力，看看究竟誰的力量大些！」

密勒日巴說道：「那些借藥物之力來眩惑別人耳目的所謂神通，我是沒有興趣去較量的。你若不願信奉佛法，儘可遷往別處去！」

那若笨瓊說道：「要讓我捨棄笨波教，那是辦不到的！我們再較量一次神力，你若勝利，我們決定放棄此地，遷往別處去住。再說，你們學佛的人如果打我或傷害我就是自違佛教的三昧耶戒，爲佛法所不許。所以不管怎樣我是決不會走的，除非再比一次神通以定分曉。」

說畢，那若笨瓊以笨波教的傳統飛步由右向左繞行笛色雪峯，尊者師徒以佛教的傳統右繞笛色而行。雙方行至笛色東北面的一所山谷中之巨石前時，相遇在一起。那若笨瓊說道：「你們繞行笛色非常之好，但繞行必須依照我們笨波教的規矩左轉才行！」說著一把拉住尊者的手，拼力拖著尊者要向左轉。

尊者說道：「我不會違反佛教的傳統行錯謬之道向左轉的，你却該跟隨我依著佛教的規矩向右轉才好！」

說著也抓住那若笨瓊的手拉向右方。二人在巨石上拉來拉去，結果都在巨石上留下了許多凹入的足跡。不久尊者以高深的神力壓服對方，拖着那若笨瓊右繞雪山而行。二人來到雪山的北面，那若笨瓊說道：「（這一次我讓你，）下次却要依照笨波教的規矩向左繞行。」

尊者說道：「那得要看你的力量如何而定了。」

那若笨瓊道：「到現在爲止，看起來好像你的神通要大一點的樣子，但我們仍要繼續比賽！」說著就在巨石前面用手舉起一塊和牝牛般大的石頭來。尊者走向那若笨瓊，一手連他帶石頭一齊舉了起來。

於是那若笨瓊只得承認說：「這一次你又勝了。但是輸贏一次兩次是不能算數的。我們還要繼續比賽。」

尊者說道：「星辰雖然想和日月爭光，但照明世界的都只有日月才能辦到。你雖然想與我競爭，但決計勝不了我的。所以笛色的主權現在應該歸我了。爲了滿足你現在的願望和令我『修傳派』⑤的弟子們都能親眼目觀起見，你要我再顯些神通也未嘗不可！」說畢，尊者就坐在笛色西方山谷中的蓮花洞中。那若笨瓊立於山之東麓的自家茅蓬中，尊者就伸出一足，由山之西方直伸到笨波茅蓬前的山壁上，擱置於彼。同時對那若笨瓊說道：「你也如法泡製一番吧！」

那若笨瓊也伸出一足，拼命由東向西伸出，伸來伸去還伸不到小溪的岸邊。

當時天空中許多看熱鬧的天人和鬼神們看了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那若笨瓊臉上也現出一絲羞慚之色，但仍舊說道：「我們還要繼續競賽！」說著左轉繞行雪山跑去，尊者亦繼續右繞而行，二人在笛色的南面相遇時，忽然下起雨來。

尊者說道：「讓我們來做一個避雨的房子吧，你是願意造地基，還是願意做屋頂？」

那若笨瓊說道：「你造地基，我搭屋頂吧！」

尊者手指前面大如三人直立的一塊巨石說：「我們都那邊去吧！」他說：「好！」就跟了過來。於是尊者就（用手劈開大石）做好了屋基。那若笨瓊那時也用手劈開一塊如八歲幼童身體一般大小的石頭，尊者就做起一個降伏手勢，那若笨瓊的石頭忽然從腰折斷爲二。

尊者對他說道：「你快把石頭拿過來呀！」

那若笨瓊道：「我的石頭已經被你折斷了，怎樣拿呢？」

尊者說：「比賽神通時難道不這樣做嗎？好了，好了，現在你可以再劈一塊，我不阻攔就是。劈好了就拿過來。」

於是那若笨瓊就又劈了一塊，當他想拿起那塊石頭時，尊者就作了一個下壓的手印。他見了馬上說道：「我已經劈了石頭，現在應該由你來舉運石頭。」

尊者道：「我的工作可是置屋基，並且已經做好了。你的工作是蓋屋頂，當然應該由你自己去搬運石頭。你不妨試試看能否拿得起這塊石頭。」

那若笨瓊再次用盡全力去舉拿，但石頭却動也不動。他掙得（滿面通紅）兩眼圓突得大大的像要爆出來的樣子。

尊者說道：「我是已經證得共同和殊勝二種成就的瑜伽行者，你只得到一點共同成就。你的神力怎樣與我相比呢？你也實在太不量力了。我只要作一個降伏的手勢，你連石頭都劈不了！我之所以未如此，而任由你去劈石頭，不過是爲了使來此的觀衆看一場有趣的戲罷了！你剛才不是說要我來搬運石頭嗎？好的！你睜大眼睛看定了！」說著尊者就以一隻手，一下舉起該石，石上立刻印下凹入的手印。

尊者又說道：「現在看我下立！」說著將石置於地上，雙足踏上，石上馬上凹入一雙足印。

尊者繼續又說：「現在看我上舉！」說著將石上舉置於頭頂。石頭上立刻又現出凹入的尊者頭形跡印。以後此地就被人們稱作神通窟。

此時那若笨瓊終於承認這場比賽是尊者勝利了。接著尊者和那若笨瓊又比了許多其他的神通，都是尊者得到壓倒的勝利。那

若笨瓊最後說道：「你說我的神通不過是些魔術；而我看你才是真正的變魔術的人。你所顯的神通我一概不能相信。現在我約你在本月十五號時，二人搶先攀登笛色雪峯，誰先上了山頂，誰就是笛色的主人翁，同時也證明誰才是真正得到殊勝成就的人！」

尊者說道：「可以，可以！一言爲定。但是你把那些（禪定中）的一些境界覺受，當做了殊勝成就，實在可憫！證取殊勝成就必須先要真正的見到自心之本來面目⑤才行，要這樣去如實知自心，最後依著我們『修傳派』的法訣去修持才好。」

那若笨瓊說道：「你的心和我的心又有什麼不同呢？難道還有什麼優劣的差別嗎？再說，佛教和笨波教又有什麼不同嗎？我們同是一樣的在修行，不過你的魔術比我要變得巧妙一點而已。現在就以誰能先登上笛色雪峯爲賭，以此決斷勝負，你認爲如何？」

尊者道：「好！我們就這樣說定了。」

以後的幾天中，那若笨瓊專心一意的祈禱笨波教的神祇。可是密勒日巴却一如平時，如無事然，安適而住。

到了該月十五號的清晨，那若笨瓊口吹樂器，足跨一面大鼓，由空中向笛色雪峯飛去。尊者的弟子們見了趕快去報告尊者。此時尊者却仍在睡覺。惹瓊巴說：「尊者啊！那若笨瓊剛才大清早就騎著一面大鼓向笛色飛去。現在已經抵達笛色的山腰了！」

尊者坐在床上，慢吞吞的說道：「啊！那個笨波已經抵達山腰了嗎？」尊者的弟子們一齊向尊者急切的祈求，請立即採取行動。尊者就作了一個手勢說道：「好！你們看吧！」徒衆們向雪山望去，只見那若笨瓊雖然拼命想向上飛，却無論如何再也飛不上去，只在山腰間儘量的兜圈子。此時旭日初升，尊者舉手卡察一彈指後立即飛向雪峯，一襲布衣迎風飄顫像是鳥翅展翔的一般，於一剎那間就飛抵山頂。此時朝陽也剛剛由地平線上同時升起，光芒萬丈照在山峯和尊者的身上，（大地頓時豁然明亮）此時尊者看見虛空中歷代傳承上師和本尊上樂金剛及無量眷屬同時現身，齊向尊者熙怡微笑，聖像端嚴萬狀。尊者的心雖然時時浸潤在諸法平等性中，也不禁示現非常歡喜的樣子。

此時那若笨瓊也從山腰飛抵山頸，他仰面看見尊者早已容光

煥發慈悲端詳的坐在山峯頂上了，不禁大駭。頓時身心好像全部崩潰了一樣，從山上跌了下去。跨下的大鼓也滾落在雪山南方的崖谷中。此時他的傲慢和自信完全瓦解了。最後他很謙虛的對尊者說道：「你的神通和威力確實超過了我。我承認以後你就是笛色的主人翁，但是我希望能夠住在一個能夠看見笛色的地方。」

尊者於是對他說道：「你雖然得到世間神祇的加持，獲得了一些普通的神通，但我却是由現證本來慧智而證取了殊勝成就的人；你想和得到殊勝成就的人來較量神通，怎能獲勝呢？笛色雪山的頂峯乃是金剛佛的花苑，特別是智慧聖尊上樂金剛的住處。你本來是無緣得見的。但這一次我爲了顯示本來佛陀和壇城給與會的佛教徒看，得到諸佛的允許後，因此才特開方便之門顯示給大家看的。你從山頂跌下，騎鼓亦滾落崖谷，那是爲了降伏你的大我慢之故，我以神力所造致的。以後你如果要到笛色山麓，還要依仗我的神力才能抵達。讓我告訴你爲什麼我能具有如此神力的原故吧！」隨即歌道：

「敬禮恩師馬爾巴足。譯師馬爾巴恩德重，諸佛世尊慈悲深！

昔日舍衛大城中，釋迦能仁駐錫處，渠以正法之教義，降伏六種外道衆，佛法廣大得宏傳。閻浮山王笛色處，西藏行者我日巴，（效我世尊之示範），以正法教降笨波，廣宏『修傳』之佛法，如日初升照大千。瑜伽行者我密勒，競比神通顯大力，神力因緣甚衆焉；具足傳承加持故，傳承賦我神通力，金剛持佛賜神力。具足深遠口訣故，根本上師賦神力，馬爾巴上師賜大用。心已超越有無邊，此殊勝見生神力，本淨佛性起大用。心無散亂離緣想，殊勝修觀生神力，廣大光明起神通。遇境皆鬆常保任，如是行持生神力，自然寬坦起大用。法性本面得相識，如是果位生神力，萬顯解脫起神通。依上師教而修持，謹奉密戒生神力，無有墮犯興大用。因緣配合而修觀，如斯行持生神力，顯境皆友起神通。堅毅耐苦幹到底，瑜伽自己生神力，密勒日巴起神通。以此無邊神通力，我今降伏諸外道，得作笛色主人翁，於此振興佛教法，

此皆諸佛加持力，我今感恩誠祈禱，供養讚嘆世尊前。」  
那若笨瓊說道：「我對你的稀有神通及大力衷心佩服。現在我希望能住在一個地方能夠看見笛色，請您作主！」

密勒日巴說道：「好吧！那麼你就住在對面那個山上吧！」說著就用手抓了一把雪向東面的一所山頭上擲去，以後這個山峯的頂尖上，終年都有少許的雪蓋住，十分美麗。

說畢二人同時飛下山頂，那若笨瓊依靠尊者的神力和尊者同時來到山頸之處時說道：「我以後在朝拜繞行笛色雪山時，需要一所住處。這一點還要請您俯准作主。」

尊者說道：「你儘管隨時繞行笛色，我們決不阻礙。至於休息的住所，你們可以就住在笛色山腳下的前面。」

笨波教徒們於是就在該處的一所石窟前造了一座寶塔，以後笨波教徒在朝拜繞行笛色時就都在該處休息或居留。

從這件事發生以後，尊者傳承中的弟子就經常據有笛色雪山和（附近的）三處大湖。

這是尊者在笛色雪山降伏笨波教徒那若笨瓊的故事。

#### 註解：

- ① 笨波教爲西藏的原始宗教，遠在佛教傳入前，即在西藏存在。爲祈神之教。
- ② 奧明淨土，又譯作奧明天，爲金剛持佛所居之淨土。
- ③ 第六金剛持。據密宗所云，密乘之壇城中東、西、南、北、中，有所謂五方五佛，即五煩惱之自性或五大智慧之表徵。其順序爲：東方不動佛，南方寶生佛，西方阿彌陀佛，北方不空成就佛，中央金剛薩埵佛，此爲五方五佛。在中央金剛薩埵佛之上有金剛持佛爲一切密法之出生處。故云第六金剛持。實際上金剛持乃自己的上師，爲顯其重要及崇高，故置於金剛薩埵之上，此就了義而言。就傳承而言則金剛持佛爲一切密法之始祖，所有密法皆由渠而傳下。護門博士。那諾巴爲一大成就者，同時亦爲一大學者，一度曾任那爛陀寺北院之主任教授，故名爲護門博士。
- ④ 修傳派。密勒日巴之傳承以尊重實際修持爲其宗風，不尚玄談或空言教理，故名修傳派。但後期則此風漸失，亦大談玄學及教理矣。本來面目。藏文：Rat·ho，直譯爲自己面目，極似禪宗之術語，他如『平常心』，『當下一念』等等，與禪宗之術語完全一樣，足見證空性之人自然會說出同一類的話來，其意義十分重大，因此可以抉擇各教派之了義與不了義也。
- ⑤
- ⑥

# 玄奘大師靈骨遷流分供之研究

智 銘

(續上期)

那是一次難以言語形容的長途辛苦跋涉之旅，灼熱而乾燥的空氣燒破了他的咽喉，極其寒冷的冰雪，凍僵了他的骨節，橫斷白骨連綿散亂滿地的大戈壁沙漠，攀登險峻的葱嶺，越過天山南路的險阻，唯有以他不屈不撓的信念，予以一一突破。最後，終於貞觀二年之冬進入印度邊境。從此，他的足跡行遍了整個印度次大陸，巡拜佛蹟，參訪名師，蒐集梵文原典。值得大筆特書者，是在那爛陀寺，禮拜戒賢論師，繼承法相學正系，傳返中華，使中國以東之佛學研究，賴為準繩。在印度鑽研佛學十七年，終止留學生涯。於貞觀十九年（西六四五），以太宗為首，率舉國上下恭迎回朝。其後二十年間，杖錫長安慈恩寺、玉華宮，埋頭翻譯佛經，麟德元年（西六六四）六十四歲示寂，漢譯梵文經論七十五部，一千三百八十卷。成為佛教東漸史上第一人。並將旅途之地域地誌，著成「西域記」十二卷，予後來世人明瞭當時中亞細亞及印度等地之地理文物概況。其實地見聞之記事，早於馬可孛羅（東方見聞記者）六個世紀之多，即此一項成就，就足可成為世界文化史上之不朽功蹟。根據此書，傳奇小說之「西遊記」，戲劇之「西域取經」均風靡世界。法師聖行，雖經千年歲月，至今仍膾炙人口，念念不忘，他偉大規模之業績，令人永遠懷念崇拜。

## 二、靈骨之出現及其渡日情形

玄奘三藏於唐之麟德元年二月五日，示寂玉華宮內，一千

二百七十八年後之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於南京中華門外之金陵兵器廠，日本軍高森部隊，不意中發現其靈骨。部隊長高森隆介氏，對此稀有之三寶靈骨之顯現，感奮不已，出土之頂骨及附葬品全部完好，以隆重之禮儀，歸還南京汪偽政府，中國人士非常銘感，立即展開建塔運動，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日，寶塔竣工，奉骨儀式，邀請日方觀禮，日本佛教會連合會派會長倉持秀峯偕水野梅曉二氏，前往與會，值此機緣，中國方面提議，將頂骨一份分贈日本，日本琦玉縣南琦玉郡，與玄奘法師因緣甚深，於慈安寺內建靈骨塔奉安，中日兩國佛教徒，從此相扶相携，對偉人遺德，永遠瞻仰。

## 三、發現頂骨當時之詳情

回顧令人汗顏而猶冷汗浹背之侵華戰爭，由此不正動機之逆緣，不料竟發現偉人玄奘三藏之頂骨，實不幸中之一幸。時在民國三十一年之十月二十三日，其前一年冬，日軍於中華門外原中國軍兵營內，駐屯建設兵器廠，為弔唁陣亡之日本軍，於兵營後方之丘台地，擬建立稻荷神社，於整地之中，偶自土中掘出一石棺，高森部隊長即委囑中日兩國專家研究調查，結果出乎意外，為唐代大徧覺玄奘三藏之頂骨，至為明確。但此為中國人所有，必須歸還中國人，將偉人靈骨守護祭祀。乃製作發掘當時實測圖，添附出土物品之全部目錄，報請當時駐南京大使重光葵，請示南京政府如何奉還，南京政府於感激之餘，立刻舉行奉迎儀式，並設計玄奘法師

頂骨奉安所，開始建塔供養運動。奉迎頂骨之儀式，爲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於頂骨發現地，有中日兩國僧俗及要人參加，先由僧人誦經後，部隊長讀祭文，重光葵致祝辭，（僞）外長樺民誼致謝辭後，乃將頂骨及出土物（佛像、銀錫製箱子、銅製佛器、陶磁製佛器、珠玉類、古錢類等），全部置於十個盒子內，由日方奉還中國。中國奉回後，暫供奉在南京「文物保管委員會大禮堂」，參與奉還典禮之中日官員，車隊隨後至該禮堂，一同午餐後，展示出土物品。

#### 四、南京靈骨塔之建設和日本寄贈附葬品

玄奘法師頂骨移交與「文物保管委員會」以後，即於南京城外之玄武山上建設靈骨塔。開始此一運動者；中國方面，爲「中日協會」之張起、顧天爵，在日本方面，爲谷田閑次等，將出土物品先作積極而詳細綿密之調查研究，凡已明白部份，即以新聞、廣播向社會公開發表。同時爲使民衆大開眼界，於國立博物館將出土文物分開展覽，並在建塔供養之計劃中，擬以法師爲中心，組織中日文化交流機構，惜因戰事緊張，時局不安，均認爲時非其宜。乃先以建立靈骨塔，作爲第一期事業。該塔落成典禮前，爲邀請日本派代表參加，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僞）外交部長樺民誼專程到日，七月中旬，張起亦趕到日本，與日本佛教會連絡。同年十月十日靈骨塔落成之日，日本以倉持秀峯、水野梅曉二氏爲代表，奉日本佛教會之命，奉持寄贈靈骨塔之附葬品前往南京參加。日本佛教會所寄贈之附葬品，是請故高楠順次郎博士起草之「玄奘三藏法師追懷辭」一文。該文囑請山階宮別當工藤莊平氏淨寫，委託原文展審查員吉村忠夫氏裝幀，在卷頭卷尾繪有說法圖。其裝幀材料係使用明治時代所複製之正倉院裂地（布料）。裝幀後之追懷辭再納入由帝室技藝員香取秀貞氏所製之經筒內，此種精緻之藝術品，在戰時中物資缺乏之日本，仍能有此精心之作，實料所不及。因其代表日本文化最高之象徵品，南京政府方面，至表歡欣。

日方代表於典禮前一日止，在南京已先將追懷辭於博物館展覽。日本能以此與玄奘法師結善緣，皆爲法師之靈德感召所致。

#### 五、靈骨之分贈

十月十日於南京文管委員會大禮堂，中日兩國代表及駐南京之各國外交人員，以及正滯留南京之宇垣大將一行和大東亞次官竹內等參加之下，舉行莊嚴而隆重之靈骨奉安典禮，典禮完畢，中國方面將預先分妥之玄奘法師頂骨一部份贈與日本。同時發表：「玄奘法師是佛教東漸史上之一大恩人，因此，中日兩國佛教徒，應一意同心，永遠奉祭法師靈骨，永遠讚仰法師之遺德」宣言。由（僞）外長樺民誼親手交與日本代表倉持秀峯。

倉持秀峯代表拜受玄奘法師靈骨後，立即派人將靈骨奉安於南京智恩院別院內。玄武山上塔內靈骨奉安方終，日方之僧俗立至智恩院別院向靈骨膜拜。十三日之晨，所受贈之靈骨，即由南京火車站踏上東渡之途。是晨，南京火車站人員在靈骨未登車前之三十分鐘，就命同車之一般乘客，先行上車等候，以免造成騷擾。在極其嚴肅之氣氛中，靈骨由倉持代表奉持上車，安置在特設之奉安車廂內。中日兩國奉送者，讀誦「般若心經」並焚香後，火車即徐徐開動。在此瞬間，參加恭送者自發而肅穆的心情溢於言表，好似法師現身正踏上巡錫之壯途而予送別一樣，目睹此種送別的情景，每人的眼中浮現出感人的淚光，這好像是一幅由天筆繪出的感人宗教圖畫。

#### 六、靈骨到達東京和疏散奉安

玄奘法師靈骨，由佛教會會長倉持秀峯護奉安然抵達東京，恰爲昭和十九年十月之下旬，正值東京被盟軍開始空襲之時，在極其危險的情況下，如將靈骨置於佛教會本部（芝增上寺山內）極感不安全。後來，上野寬永寺雖允諾奉安，但

該寺仍在東京之危險區內。不得已，只好暫時安置在倉持氏所住持之琦玉縣藏之三學院內。可是，該處亦接近東京，難保安全，經一再會商討論物色適當奉安處所時，忽有人提到當時佛教會事業部長大島見道住持之琦玉縣慈恩寺。此慈恩寺是由慈覺大師圓仁所開基。原來，慈覺大師入唐求法之際，曾去長安大慈恩寺參拜，大慈恩寺之勝境，使慈覺大師在夢中亦難忘懷。同日以後，偶於巡錫東國之中，發現琦玉地方之岩壩，與長安大慈恩寺之地理有極為近似之處，乃留杖創建一字，並亦名之為慈恩寺。由此因緣，此議立獲大眾同意。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上野寬永寺由佛教會主持，有文部省、外務省、各界代表及正在日本之褚民誼之臨席，舉行盛大之靈骨恭迎法會後，由各方代表護奉下，一路平安抵達琦玉縣南埼玉郡慈恩村之慈恩寺，該寺住持大島見道和信徒總代表以及駐在該寺之少年農兵隊等，列隊歡迎，即將靈骨奉安在與玄奘法師有宿緣之慈恩寺大殿內。

#### 七、時局之進展與建塔地之決定

為避免戰火被炸之危險而疏開東京，暫時安奉在慈恩寺之法師靈骨，於日本難忘之日（無條件投降之日）之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亦即決定靈骨塔建設之時，自靈骨到達日本之後，即物色建塔之地點而不可得，經過一年，至昭和二十一年七月，有人提議：與其難於選擇候補地，不如即以與法師有宿緣之慈恩寺建立靈骨塔，可能更合法師之意。但是否就如此決定，仍需經過日本佛教會討論。日本佛教會於討論此事時，却發生了一個更大的難題，蓋靈骨是在（偽）汪政府治下所發掘而寄贈一部份與日本者，是否應即行建塔供養，不無疑難。因日本投降以後，南京汪（偽）政府已垮台，一旦，中國政府遷返南京，是否應再報請重新寄贈，方較為妥當呢？至少，也必須先向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徵詢以後，方可決定。有關以上各點，正討論其解決方法時，偶然得悉水野氏與蔣主席有親交，乃即找水野氏之親友千葉醫大之伊

東彌惠治博士與之商議。水野氏以時移勢易，不便交涉。但伊東彌惠治博士談及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之謝南光氏為其好友，謝氏有事正擬返回南京，如趁此機會，託其返回南京時，當面請示蔣主席之意向，再決定進止之步驟，較為妥當。於是負責人等，立將靈骨分受之由來及今後建塔供養之計劃等會議意旨，報告謝南光氏。民國三十五年（昭和二十一年）十二月六日，頂骨奉迎第三週年紀念法會之當日，再度來日之謝南光氏與伊東博士二人相偕蒞臨，據謝氏告知：『蔣主席意見，不必種種麻煩手續，日本可建塔供養，不會有何枝節。』謝氏並表示：『中日兩國今後之互相提携，除文化交流外，再無其他好辦法。因此，日本佛教徒應及早把握，從速建立中國偉人之靈骨塔，以彰顯法師遺德，應為日本最感到歡欣之事。慈恩寺與法師因緣至深，可即決定此處作為建塔供養之聖地。』日本佛教徒尤其是慈恩寺關係者，以「此地即為法師親選之道場。」而歡欣雀躍。同日與會諸氏，即勘定距慈恩寺不遠之東南方之丘地為建塔之地。

#### 八、大石塔之捐贈及讚仰會之設立

慈恩寺靈骨塔建設之議決定以後，日本佛教連合會聽說根津嘉一郎氏擁有其先考遺構之十三級五十尺高之寶塔石材一組。通過前佛連委員森大器氏及長井直琴博士之努力，請根津氏捐贈該寶塔石材。與根津氏一說，立獲允諾。民國三十六年（昭和二十二年）五月二日，佛教連合會理事長里見達雄、國際部之壬生照順、琦玉佛教會長倉持秀峯、水野梅曉、大島見道等諸氏，於東武鐵道本社正式接受捐贈。六月二十三日，佛教連合會理事長等十餘名，於慈恩寺集合，設立玄奘三藏讚仰會，以下列各位為委員：會長：佐伯定胤（法隆寺管長）、副會長：高階瓏仙（曹洞宗管長）、理事長：倉持秀峯、常務理事：水野梅曉、大島見道。理事：各宗宗務長及各界有志。自此，建塔之事務，在佛教連合會後援下，由讚仰會推行。

（未完待續）

# 欣聞「觀音蓮」出版了

望西

我最初能認識謝冰瑩女史，是從香港出版的「現代作家書信」那本書推介開始，知道她著作等身，一部「女兵自傳」轟動世界，是當前中國文壇上一位資深的名作家。之後，她受聘到馬來西亞太平教書，有一次到星加坡同畢俊輝校長來看我，這次我才真的認識了謝冰瑩教授。原來她一面寫作，一面在大學教書，幾十年來，一直站在學者崗位，為文化、為教育辛勤工作。

一個人的學問，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就會感到人世間的真理，不足滿足學無止境的需求，同樣的，一個成名的大作家，一定超人的智慧，深入的人生觀，洞澈人生而加以反映人生相，從體驗人生意味，是苦的、空的、無常的、無我的真理，發現到人生最後的階段，畢竟是一片空白，茫茫然摸不出人生從何來的源頭，找不到人死死往何去的歸宿？人生價值觀念在那裏，為誰辛苦為誰忙？到底為了什麼？活著為了什麼？所以孔子有「未知生焉知死」的迷惘？老子有「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的哀鳴！

面對這個人生問題，古往今來的文人學者、哲學家、宗教家們，都有過共同的探討，例如德國的叔本華，英國的蕭伯納，俄國的托爾斯太，中國的謝婉瑩（冰心，與謝冰瑩同一時期成名的女作家），乃至目前在台灣的名小說家瓊瑤女士等，在她們的思想，筆底下，不是都表現出這種感觸嗎？

近代印度詩人泰戈爾，中國名人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齊白石、胡適之，現在的謝冰瑩諸學者，他們為了尋求這個真理所在，接近宗教，因而研究佛學。梁啟超、齊白石、謝冰瑩諸居士更由此而皈依三寶座下，得到不少靈感，寫出更多的東西。

如所週知，謝冰瑩居士從事寫作數十年，出書不下數十種之多，文筆的洗鍊、生動，內容的充實、典雅，表達的技巧，運用自如，那是沒得說的。她在馬來西亞

太平教書，遊太平山寫過一篇「太平山遊記」，被星加坡政府教育出版社選為教材，編作中學課本，且在她的文前介紹她的履歷，舉出她的許多成名作品，這裏就不用我多作饒舌了。

近幾年來，謝居士陸續有專著問世，其中的「善光公主」，「慈悲的鹿王」，「冰瑩書柬」等，裏面或多或少都帶有一點啓示人生真理的佛學思想。最近出版的「觀音蓮」也不例外，是一部文藝的、生活的、美麗多姿的散文集新著。我把這消息透點兒風聲給香港內明雜誌，沈主編立刻飛函，要求我轉達謝居士，允許「觀音蓮」的文章，在內明發表。

那時正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春天，我正在「長年皆夏，一雨成秋」的星加坡。而今我來到美國，旅居在蕉風椰雨的檀香山；謝居士則住在舊金山，雖然大家同在叫「山」的地方居住，快一年了，可是還沒有重逢。近日接她來信說「觀音蓮」出版了，要送一本給我，欣聞之下，喜不自勝，在先觀為快的期待中，寫幾句話來報個喜訊！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日於美國檀香山

## 捐款鳴謝

|            |             |
|------------|-------------|
| 查良鏞居士      | 港幣1,000.00元 |
| 河清法師       | 港幣300.00元   |
| 香港佛流通處     | 港幣200.00元   |
| 謝冰瑩居士      | 港幣180.00元   |
| 慈濟中醫贈診所    | 港幣100.00元   |
| 真覺居士       | 港幣80.00元    |
| 張居士        | 港幣70.00元    |
| 曉雲法師       | 港幣60.00元    |
| 芷馨居士       | 港幣60.00元    |
| 余直夫居士      | 港幣50.00元    |
| 蕭樂吟居士      | 港幣50.00元    |
| 加拿大佛教會誠祥法師 | 港幣50.00元    |
| 李雲妹居士      | 港幣50.00元    |
| 葉敏居居士      | 港幣50.00元    |
| 中華佛教圖書館    | 港幣50.00元    |
| 加拿大佛教會     | 港幣50.00元    |
| 羅永正居士      | 港幣50.00元    |
| 伍杏法居士      | 港幣30.00元    |
| 妙法寺        | 港幣2,062.60元 |
| 總計         | 港幣4,592.60元 |

## 五十八期收支報告

|      |             |
|------|-------------|
| 一、收入 |             |
| 本期捐款 | 港幣4,592.60元 |
| 發行收入 | 港幣460.00元   |
| 總計   | 港幣5,052.60元 |
| 二、支出 |             |
| 印刷費  | 港幣2,954.10元 |
| 郵費   | 港幣970.00元   |
| 稿費   | 港幣528.50元   |
| 什費   | 港幣600.00元   |
| 總計   | 港幣5,052.60元 |

內明雜誌社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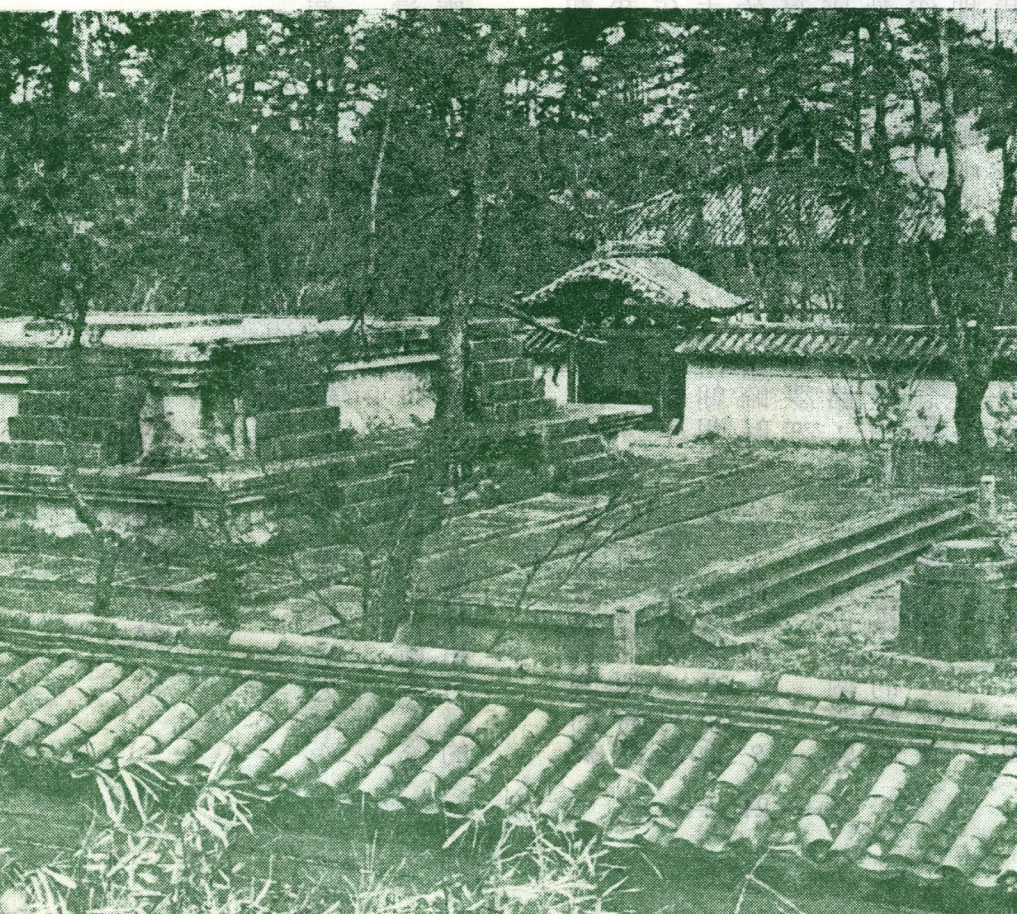
揚州法淨寺大雄寶殿

小小幽盤舞；而且  
！資壯健合之十  
雜亂舞十裏。  
紙隔舞前人掌中。圖  
更急舞之舞來自回  
舞已舞而不臥策一  
朵驢音董，景翁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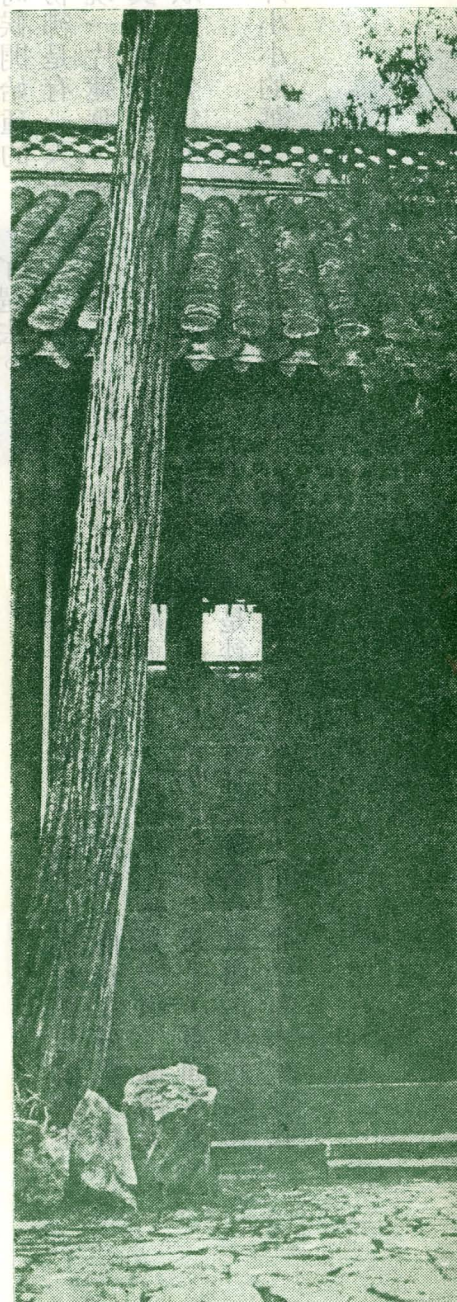
佛手不結



不費民  
 突然由  
 龍爵，言  
 育一  
 其豈  
 其深離係  
 不再最嚴  
 嚴嚴少  
 其實，  
 其也  
 出來。  
 要言來必  
 科鑑  
 同內正縣  
 今天  
 題在土土



迎下來，是時，寶瓶下一襲平服，楚高興迎了，數計大體走與寺  
；突然，香灑出與，唐招提寺之戒壇院，對對與下來，



## 觀音蓮

張小雲

自從我的小花園裏，種了觀音蓮之後，我的腦子裏便每天記得去看她；真的，只因爲有「觀音」兩字，我便特別珍惜她，關懷她。

她的形狀，長得和觀音菩薩塑像下面的座蓮，非常相似，小小的薄瓣，淺綠色，比普通葉子要厚一倍，最有趣的是，每一片葉子，橫臥在土上，就可長成一朵小觀音蓮，三四個月之後，就有三四寸那麼高，因爲只有一根直徑支持着重重的花瓣，所以有時她會彎下腰來，遇到這種情形，我總是拿一節短短的棍子來支持她。

「這是什麼花？可愛極了！」

凡是朋友看到她的，幾乎都是異口同聲這樣說，她們不說美麗，而說可愛，我認爲形容得太好了。

「觀音蓮。」

我回答時，特別注意觀察對方的表情。

「像；真的很像蓮花。」

「不！她不像普通池子裏的蓮花，而像觀音菩薩座下的那叢蓮花。」我說：

「真的，經你这么一說，的確越看越像了。」

雪茵說，她也是個佛教徒。

我已經記不起第一朵觀音蓮，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種的；更忘記了她來自何處？如果說得神秘一點，彷彿是有一天在那個種仙人掌的圓形的花盤裏，我突然發現一片蓮葉，我將她壓在土裏，三四天之後，就發芽了，這真是意外的高興！從此我有了十多座觀音蓮，不但自己每天欣賞，分爲很多小小的盆栽；而且送了許多給朋友去種。

「這真是奇跡，我還是第一次看到，一片小小的葉子，

放在土上，會長成一朵這麼美麗的花，太可愛了！」

今天源法也來要求送她一點，我滿口答應，連忙送她大小不同的五種，包括一片發了芽的葉子在內。

你說這是奇跡嗎？也許，就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她老人家是有求必應的，不論誰，只要拿一片葉子去種，就會長出可愛的花來。

提起觀音蓮，我又憶起近半年來老是做與觀音菩薩有關的夢；其實，我是個特別多夢的人，從五、六歲開始有記憶，便有夢，經過少年、青年、中年，如今到了老年，仍然夜夜做夢；可是不再是過去那些遊覽名山大川，自由翱翔在天空，生活裏充滿了五彩繽紛的夢了；而是常常夢見山路崎嶇，充滿了痛苦的人生。

在這裏，我想寫下三個最奇怪的夢。

有一座很高的山，擋住了我的去路，我知道我自己是個老態龍鍾，行動艱難的人，我無法爬過這座山，正在進退維谷的時候，突然由空中傳來一個聲音：「趕快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吧，你會毫不費力地爬過這座山的。」

於是我立刻誠心誠意地念起觀音聖號來，一遍，兩遍，三遍；突然，奇跡出現了，眼睜睜地望着那座高山，慢慢地低下來，低下來，最後，竟成了一塊平地，我高興極了，連忙大踏步地走了過去。

第二個夢，在一條小小的巷子裏，我遇着一個行跡可疑的中年男子，他緊緊地尾隨在我的後面，我走得快，他也走得快；我走得慢，他也走得慢，我回頭一看，只見他的兩隻眼睛，像兩支小電筒似的向我射來；原來他在注意我手裏的大袋子，裏面本來裝的是稿件，他大概以爲是鈔票或者其他貴重的東西，因此死死地盯住我不放。我這時心裏又恨他又怕死，正在希望有人來救我

的時候，他猛然搶前一步，站到我的對面，當他伸手來奪袋子的時候，我連忙大聲念着：「無南觀世音菩薩。」奇怪，這個可惡的傢伙突然不見了，醒來，我的額角還在冒汗。

第三個，也是不久以前做過的夢，（其實與這夢差不多，我以前也做過。）又是我一個人走到一處，有一條很深的鴻溝，我想跳過去；可是太寬了，除了生翅膀飛過去，是無法跳過去的。

鴻溝是那麼長，簡直看不見盡頭，我必須走到那邊去，正在着急萬分的時候，耳邊又響起那個熟悉的聲音：

「你只管趕快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就可以平安地過去的。」

## 永懺樓隨筆之九

# 萬佛奇緣

馮 馮

有佛友來示問我爲何自稱猴兒？是否屬猴？

不是的，不是屬猴，只因自己猴裏猴氣，乃自稱猴兒，前往美國金山寺參拜，宣化上人有一日忽然對我說我是猴子，於是猴兒之名乃經合法了，吾若過訪，請小心收藏果品可也！

上次談過蝙蝠聽法，地點在萬佛城，萬佛城在何處呢？其地位於舊金山的北約一百八十英里生命之谷，車行三四小時可達，位於山麓之下，風景優美，佔地兩百八十七英畝，城內古木參天，巨大西式樓宇共有四十四座，原爲一州立醫院，原名曼陀仙諾療養院。加州政府以開支太巨，乃將之拍賣，爲中美佛教會，即金山寺的宣化長老及高徒與佛家捐款購下，作爲佛教基地，此地原有醫院之設備，房舍永久，足可容納萬人，長老乃名之爲萬佛城，佛徒計劃在此開辦佛教大學，今已在加州立案批准，校名法界大學，內設佛學研究

我照樣一連念了三聲，眼看鴻溝不見了，橫在前面的，是一條平坦廣闊的康莊大道。

有了這幾次夢以後，我現在只要有空，就念聖號，不論在怎樣的環境裏，我的心情是輕鬆的，愉快的；而且充滿了活力和希望。

× × ×

寫到這裏，我透過碧綠的紗窗，又看到在那個圓形盤子裏的觀音蓮，他們是那麼嬌小，有的葉子像一粒米那麼大，有一朵花的面積也不超過一隻大拇指。我培植她們，小心翼翼地將全副精神放在她們身上，爲的她是觀音蓮，不是普通的花卉，只能供人欣賞，她是有救苦救難，有求必應的意義存在的；換句話說，凡是種觀音蓮的人，都要有菩薩心腸才好。

院及譯經學院及虛雲大師紀念學院等等，門人之中，中美學者如雲，合力奮鬥，筆路藍縷，他日有成。

猴兒向來未有機緣得識宣化上人，幼時見過虛雲長老一次，被戒勿多言，自後噤然，亦不再有所見。（以前已有文記述），一九七六年六月，猴兒自加赴美，聞金山及萬佛之名，求見長老不遇，乃往南加州營商，弄得一敗塗地，幾乎破產上吊，至今煩惱猶未了（此事以後再詳談），自南加北返，再往金山，得恩師謝冰瑩教授之介紹函，再往金山寺求謁宣化上人，此次幸蒙上人接見，咱猴兒眼睛一向長在頭頂上，見了多少高僧都從不跪拜的，蓋猴兒生就一張貧猴嘴，又刻薄，死愛抬槓，再不服人的，佛經是不懂，理也不通，就會拾人牙慧，用猴兒辯證法來難倒不知多少和尚。是以初見宣化長老，也是不甚爲禮的。

誰知果然有緣，長老一席話，一談五小時，把猴兒降得伏伏貼貼，不由不下拜叩頭認師了。其實猴兒也不會皈依長者，只是

自家私淑，亂喊師父，長老也不以為忤，而且頗為縱容我放肆無禮。金山寺禮節森嚴，美籍華裔弟子，無論在家出家，見了長老，無不三跪九叩的，唯有猴兒唱一肥啞就罷，自此老跟在長老身邊，猴得他頭都暈了，猴兒有幸，自見長老後，幼年異目，似又逐漸恢復，時見異象，在萬佛城一住十日，胡言亂語，均有幸中，天天惹得百數十在家弟子來問休問咎，長老一再告誡，猴兒總是改不了嘴多的毛病。

萬佛城之所在，有許多奇異之事，舉例言之，原地本無水源，醫院四十年來均仗自來水，歷年聘專家開井，均稱地下無水源，自改為萬佛城後，長老請人開井，長老隨便指一處說：就在這處打井吧！打井公司乃依言將鋼管打下，半信半疑，猴兒到達萬佛城之時，乃是深夜，不知有打井之事，猴兒是不大睡覺的，靜坐中聽到地下有水源潺潺，頗以為奇，靜坐中再觀，則見有人打井，已在表層三四十尺處，仍是無水，表層二十餘尺處則有些微水漬，但無大用，此層為黏土，砂石，雜有赤鐵石及少許雲石，再往下去，須到二百尺下始有沙土，再下去方有水流，猴兒越覺好奇，乃再看深處，見兩百四十尺左右下，是一大水潭，深不見底，而蜿蜒如河流，直通後山，與山頂一湖相連，猴兒此時似睡似醒，疑真似幻。

寺鐘响敲時，天色猶未明，僧人已做早課，猴兒驚醒，不知適才是在定中或夢中。忽然又聞有人呼喊「救命」之聲不絕於耳，只見一人穿綠衣，仰臥於地，四肢掙扎，無法起立，奄奄一息，猴兒乃出房外，到膳堂找人，長老师徒均不在彼處，只見在家子弟在廚自顧做膳招待來賓，早膳時不見寺中一僧一尼，一問方知原來金山寺規矩，一日只吃午素一餐，早晚及過午均不食，但仍招待來賓三餐。

猴兒是個好吃鬼，早餐豈可不吃的？大吃果子之餘，又聞人呼喊救命，又忽然看見一位和尚，倒臥房內痛苦呻吟，似是台灣佛教訪問團來美訪問高僧之一的台北龍山寺住持心田法師，猴兒以為呼救者乃此人，乃奔告宣化長老及台佛訪

團團長，說心田法師有病難，兩位長老初不相信，姑往心田法師室中一看，果見心田法師急病在床上呻吟，面色青白，嘔吐一地，兩師乃急送心田法師往金山市就醫。而猴兒耳中猶聞綠衣人呼救之聲。百思不解，急尋小沙彌果童（美籍，十一歲），和他一同找弟子果詹（美籍）循聲找尋，我領他倆找到一門，果詹師兄開鎖一看，室內有一綠黃色烏龜在地面仰天而臥，四肢掙扎，已經奄奄一息。烏龜一批，乃是眾弟子在唐人街酒樓買來寺中放生，正待次日送往某地河流放生，我全不知曉，亦未見過，此時才是初見，兩僧將牠放生放回水池內，而猴兒忽然又見某處有骸骨兩副，與果童奔視，則為鴿屍兩具也。

一日之內，異象何止十數，不及細述，美籍師兄恆觀法師聞言，亦來訪我，猴兒因問此處是否正在開井，述及詳細形狀，恆觀師兄大為詫異，特為驅車，導我去看長老指示打井之處，與開機器打井之技師交談，技師表示此處僅有表面二十尺之少許泥水，底下無水，猴兒性急，就一一將定中所見告知，期他勿半途而廢，技師與我爭辯良久，說此地數十年均未探出水源，何來水流？地質學者已多人主張此地無地下水云云，猴兒力言其妄，並指地下，每一層地層土質石狀之深度及水位等等詳情，一時熱烈爭辯，竟忘了一切，只就當前眼中（腦中？）所見，一一剖析，技師又邀另一資深技師來與我爭辯，我仍堅持，請其勿中途而廢，須在二百二十餘尺下始可汲上含沙之地下水，兩位美國技師將信將疑，猴兒乃邀他們明日再談，並指出明日出土之石質形狀。

師兄恆觀對我似有深信，導我環視全境，問我地下河流形狀，往來方向，猴兒此時已忘自身所在，但見地下二三百至四五百尺以下深處之地下水流，歷歷如在目前，乃追蹤而行，歷時兩小時。師兄又問若再開副井宜在何處，並碑誌其處，然後我忽如夢醒，異象全失，一無所見。

次日午餐，打井技師來膳堂，恭謹之至，再問我多項資料，據稱昨日猴兒預言，均一一應驗，並問我是否研究地下水之地質學者，以後每日技師均來報知出土之地質果如所言，他們已完全對我具有信心。至猴兒離去之時，該井仍未深達兩百尺，但後

來果然在二百二十餘尺處噴泉湧上，水勢兇猛，每分鐘可汲出一百加侖，通如猴兒所見，而此山遠處，亦果有一湖，名曰清湖（Clear Lake）

猴兒一步出萬佛城外亦一如常人，全無異象，慢說是地下三百尺，三分也看不到的，此種奇怪現象，將如何解釋？百思千思也不知其由，萬佛城，金山寺，無人不知猴兒這些怪事，人人問我如何修得，我無以置答，連坐也坐不好，猴頭腦，修了什麼？經又不曾唸，心又不正不定，有什麼境界？若說我有本事，却又看不見自身，看不見做生意會大賠本之事，煩惱無窮，這是有修為的人嗎？我天天都在憂心懊惱，生瞋生念，這是佛弟子嗎？兒是無法解釋那些異象的，奇怪的是，只有在接近佛界之時，例如在萬佛城金山寺拜

佛，才有這些奇境出現，一離開，兒就比全世界人都蠢笨，連個碰上面來的人都看不清的，連一加一也會算成了等於三，連日常的生活世事都應付不來，您評評看，兒是什麼一回事？若有大德指示，最為感激！

那打井公司技師，向兒要了地址，說將來再去別處若有困難，再來請教云云。真是要命！他哪知道我不是地質學者呢？又那知我一出萬佛城外就其蠢如豬！

長老不喜歡兒多嘴，告誡勿多言，但兒想此事，與其說是我有何能，不如說是佛力所使，莫非假我此一朽料來顯示佛法之一端耶？我豈可畏懼世人之譏疑、嘲笑，而不奉聞於世人？區區之一點微末文名，又值幾何？我自知，金山很多人亦知，不是假造的，就有人笑我又何妨呢？

## 唐鑑真大和尚東渡歷險記

謝冰瑩

（續上期）

張太守非常尊重鑑真和尚，吩咐自太守以下，到豐正官職為止，每人輪流地請客供養衆僧，太守說：「您知道嗎？這次大和尚同各位法師到敝州來，就像優曇鉢羅樹一樣，這種樹三千年開一次花，所以我們祇能見到它結的子，不能見到它開花。我們得遇大和尚也這樣，真是千載難逢的呀！」這裏真有優曇鉢羅樹，樹葉紅色，圓形，葉長一尺多，果實呈紫紅色，吃起來，氣味又香又甜。當時州城失火，開元寺也被燒掉了；鑑真大和尚接受張太守的請託，發起重新修建該寺。這消息傳到振州，馮別駕就派遣一批奴工，各人背負一根椽木送到岸州，交給和尚，作為協助建寺材料。一連三天，椽木方才送完；即日動工，建築佛殿、講堂、佛塔、佛寺，一切完工了；但椽木還有多餘的，就把剩下的材料，塑造一尊一丈六尺高的金色釋迦牟尼佛身像，工程圓滿的那天，

大開法會慶祝，敦請大和尚說法，替佛像開光；並且登壇傳授戒律，演講律儀，廣度衆生。法會完畢，鑑真和尚告辭太守以及地方僧衆、人民，繼續遊化地方。張太守並委派澄邁縣縣長，準備船隻，請大和尚坐船；臨走前，太守親自率領文武官員和民衆相送。船上經過三天三夜，抵達雷州；由雷州經羅州、并州、象州、白州、饒州、騰州、梧州、桂州等地，各州地方官府和僧伽、道士，以及地方父老等都來歡迎禮拜，供養奉承的事太多，真是不可勝記。

始安郡都督——即受封為上黨公的馮古璞先生，聽說大和尚來到始安郡，就率領僧人和人民等，出城迎接，馮都督行的是五體投地的接足大禮；遂引導進入本郡開元寺住宿，那天正當該寺新建的佛殿舉行落成典禮，香爐中的檀香乍熱，善男信女奉獻的鮮花，香氣充滿了全城。城中所有的僧伽和信徒，大家手中高舉着幡幢，擎着爐香，口唱讚詩，排成行列，雲集本寺；各州各縣

的地方長官和民衆，到這裏進香的很多很多，把個大街小巷，擠得水洩不通。寺中的鐘鼓聲，讚佛聲，隨着香客的祈禱聲，日夜不絕。馮都督來了，他親自動手煮飯做菜，供養僧衆，廣種福田；並且請大和尚替他傳授大乘在家菩薩戒。受戒以前，吩咐傳出命令；以一種考選辦法，頒行都督轄境內七十四州所有文武百官，統統參加考試，把那些錄取品性、學問都很優異的官員，集中開元寺，跟隨都督一齊受戒爲佛門弟子，這次受戒的人很多。

大和尚在這裏住了一年，又前往廣州去了。臨走前，南海郡大都督五府經畧採訪使攝御史中丞，廣州太守盧煥，爲了崇敬和尚，曾下達一道特別命令：所有在他統轄境內的各州縣地方官員，沿着道路，就地舉行歡迎大會，一步一步地歡迎大和尚來廣州。當和尚告別始安郡地方官紳人士，前往廣州的時候，馮都督親自前來送行；並親自攙扶和尚上船，他用淒涼的語氣說道：「古璞和您以後到極樂世界再相見吧。」說罷，在悲痛涕泣中分別了！大和尚的船就從桂江順流而下。

和尚的船經過七天才到達梧州，次日到了端州，上岸住在龍興寺。在這裏，榮睿法師忽然得急病圓寂了！大和尚哀悼異於常情，只好把喪事料理以後才走。到溫州時，太守舉行歡迎大會，迎接引導送到廣州；廣州的盧都督，就率領本地寺僧和官紳人民到城外來迎接，由此可見盧都督尊重和尚的虔誠。當下把和尚引導進入大雲寺住宿，又依照規矩，實行袈裟、床鋪、飲食、藥品等四事供養，選擇好日子，建築傳戒用的壇場，恭請大和尚登上戒壇，主持傳受戒律的典禮，受戒的人也有很多。這寺中有兩株阿梨勒樹，果實的形狀像大紅棗；又寺中有胡人（按係印度人），他們正在用白檀香木，依據「大方廣佛華嚴經」彫刻九個曼陀羅之變化形相。這工程相當大，光只工人和彫刻師就有六十人之多，預計要三十年才能完成，經費預算是三十萬貫錢。

大和尚在廣州住了一段時間，計劃往印度去；採訪使爲

了大眾的利益計，想挽留大和尚；但又不敢利用自己的權力來強迫挽留，只好向皇帝上奏章；皇帝果然准許，就頒發聖旨一道，勒令大和尚留住廣州開元寺，以便利南方人民供養。這次因奉聖旨的緣故，本地官員誰也不敢得罪，對於和尚的生活供給，都用七種寶物來代替了；開元寺立刻雄偉、威風，嚴肅起來！這真是想像不到的呀！

廣州有印度宗教——婆羅門教的廟宇三所，婆羅門教徒與佛教僧人共同相處，感情甚爲融洽。婆羅門寺內的水池中，有一種名貴的青色蓮花；花、葉、莖、根都是一樣的芬芳濃郁，同別的蓮花比起來，就顯得奇異非常。

廣州港口，停着很多商船：計有婆羅門船，波斯（伊朗）船、崑崙船，這些船多得不知其數。船上裝載的香料、名藥，和珍珠寶物特別多，堆積得像山一樣的高大。船的吸水量都有六七丈深。廣州的人口也很複雜：有獅子國（錫蘭）人、大石國（阿拉伯）人，骨唐國人，以及從雲南一帶來的白蠻和赤蠻人。人的種類雖然很多；但是因爲經營交易的關係，所以彼此互相往來，比鄰而居，都很和睦。

廣州是南方一個大城市，形勢險要，所以城的周圍有三重城牆，非常堅固嚴密。在武力防衛方面，設有都督府。都督盧煥，統領六面大軍旗的兵力，每旗一個軍，共六個軍，他威風凜凜，簡直同皇帝差不多。每逢閱兵大典時，紫色的和紅色的旗幟滿城都是，居民被逼得側着身子，在街道的旁邊通行。

大和尚在廣州留住一年，才辭別地方官紳和寺僧，以及父老等，往韶州（廣東曲江一帶）遊化。臨行時，全城的人都來送行，一直送到很遠的地方才回去。這次是坐船去韶州，在江中，走了七百多里才到韶州；上岸在禪居寺住了三天，韶州的官員知道了，又來禪居寺迎接大和尚，改住法泉寺。這法泉寺，原來是武則天替禪宗六祖惠能禪師所造的廟，禪師雖然圓寂了；但是他的影像，還留在法泉寺；以後又把這幅影像，移到開元寺去了。

日本普照法師，就在法泉寺辭別和尚，單獨地向梅嶺以北的江西一直回到明州阿育王寺去了。那年正是天寶九年，普照法師

臨別的時候，和尚握着他的手，流着眼淚悲慟地對他說：「爲了傳授戒律的事，我會發過誓願，要過海到貴國去；但是，幾次都被風浪阻止，無法去日本；現在我的本來誓願，還沒有實現，你就要分手，我的感慨和傷心，實在無法形容！」

普照法師走的時候，正是炎熱的季節，大和尚受了幾次炎熱的襲擊，兩眼的視線，慢慢地模糊起來，非醫治不可了；恰好這時有一位外國人，他說會醫治眼疾，於是就請他治療；不料在醫治的時候，眼睛完全瞎了！這是一個多麼大的打擊！可是大和尚並沒有灰心，他在眼睛失明以後，仍舊繼續巡禮遊化。經過靈鷲寺，又到達廣果寺。在這裏登壇傳戒一次。後來又到了貞昌縣，度過大庾嶺（即江西贛南區大庾縣的梅嶺），到虔州開元寺住宿。僕射鍾紹——京城中左宰相，也到這裏來了；他知道和尚住在開元寺，就來請和尚到他的官邸去設立戒壇，替他受戒。不久，他離開虔州，坐船去告州。有一天，祥彥法師在船上端端正正地結跏趺坐，他問思託：「和尚睡了沒有？」思託答：「正在睡，還沒有起來。」祥彥又說：「我現在要圓寂了，請你替我向和尚告別。」

思託聽到他要死，急忙通知和尚，和尚立刻起身，焚起檀香來，吩咐拿一張小桌子，斜曲地放在祥彥面前，叫他倚靠桌子，面向西方，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聖號。祥彥依靠桌子唱佛一聲，即端坐寂靜，默然不言！和尚叫喚祥彥，不見回答，知道他已經圓寂了，和尚與衆僧，都悲慟得不住地念佛號。

這個時候，各州縣地方的出家僧伽和在俗信衆，風聞和尚已由嶺南回到嶺北來了，四方的人士，如飛一般地跑來，齊集在和尚住所禮拜候問，每天經常有三百人以上來瞻禮老和尚。拜佛的男女，人山人海地擠得水洩不通；供佛的禮物，密密麻麻地擺得滿桌都是，襯着那各式各樣的精巧美觀的紅色供具，在香煙燭光中一閃一閃地發光，更顯得金碧輝煌。和尚在這裏住了很久才走。依舊從水路向江州進發，後來

又上廬山巡禮，住東林寺。這寺是晉朝慧遠法師所住的地方，當年慧遠法師在這裏建立戒壇，傳授戒律；傳戒的那天，忽然天降甘露，因此世稱這個戒壇爲甘露壇，一直到現在還存在；天寶九年，又有志恩律師在這個甘露壇上傳過一次戒，也同樣地感動了天帝，降落甘露，出家僧衆與居家俗衆，都看見了這種瑞應，大家都贊嘆志恩法師的修行，可與慧遠法師的修行並稱。大和尚想着這些勝跡，竟也留連忘返起來，在這裏住了三天，才離開廬山向潯陽的龍泉寺而來。這個寺，也是從前慧遠法師所建立的，當時寺建好後，沒有水吃，因此慧遠法師就祈求菩薩說：

「假使此地能夠建寺住僧的話，應當就地湧出泉水來。」說罷，就用錫杖擊地；忽然有兩條青色的龍，隨着錫杖從地面出來，泉水就隨龍後向外飛射地湧出，從此，這裏不再缺水了，現在泉水依然長流，水深三尺，龍泉寺亦因此得名。

和尚遊完了龍泉寺，又率領一班門徒，由陸路到江州城。太守知道和尚來了，趕緊用追趕的方法，集中州內所轄各縣地方的寺僧尼姑，和道觀中的道士女官，以及州縣中各階層的官員和地方民衆，捧着鮮花，奏起音樂，排成行列，前來歡迎和尚。爲了方便本州人民供養禮拜起見，大和尚停留三天才走。臨行的時候，太守親自從潯陽送到九江驛站（舊時傳達公文的中途住所），和尚向太守告別上船。走了七天，抵潤州江寧縣，住在瓦官寺；這寺中有一座幽雅的高樓，名叫寶閣，和尚曾登閣遊玩；閣高二十丈，是南北朝時代的南朝梁武帝所建造的，到現在有三百多年了。因年歲過久，有小部份傾斜損壞；相傳以前有一天晚上，忽然遭受強大的暴風吹襲，吹了一晚，直到天明，寶閣依然無恙，有人發現閣下四個角的旁邊，有八個神的足印；足印長三尺，踏進地下三寸深；後來就塑四尊神王像，分別站在寶閣四角，用手扶寶閣；那八個神王的足印，到現在還存在。昔日的梁武帝，是一位尊崇信仰佛法的帝王，他興建了很多佛寺，到今天還留存計有江寧寺、彌勒寺、長慶寺、延祚寺，各寺建築得非常的雄壯大方；而且威武嚴肅，所有彫刻，更是精細巧妙，真是極盡藝術之能事。

這個時候，和尚的高足弟子靈祐法師，奉到和尚回來的消息，就老遠地從棲霞寺前來迎接，一見和尚，即五體投地的（頭與四肢稱五體）禮拜，兩隻手接着和尚的雙腳，再三悲哀涕泣地嘆息說：「自從大和尚向遙遠的東海去後，我就覺得這一生恐怕不能相見了；現在能在這裏再見到您，真像瞎眼的烏龜，忽然開了眼睛，又看見了太陽一樣！從現在起，我們傳戒的燈又重新明亮了；昏暗的道路，又光明朗照了。」

當即引導和尚回到棲霞寺，住了三天，和尚却要下攝山回揚州去，過了江，到新河岸邊，從長江尋船，到既濟寺停住。江都縣一帶的僧尼以及善男信女，知道和尚經過，大家都跑來禮拜，道路爲之擁塞；還有從江中划船來慰勞和尚的，滿江的船，一艘連接一艘地前來禮拜；大和尚知道羣衆對於佛法的熱情難予推却，就吩咐停船，入城住在龍興寺。

大和尚從南方的振州，回來揚州，一路上所經過的州縣，到處設立戒壇，傳授戒法，沒有一處空身走過，失去傳戒的機會；現在回到揚州了，仍舊在龍興寺，崇福寺，大明寺，延光寺等地方講戒律，傳戒法，就連片刻的時間，都不願停止間斷，大和尚弘揚佛法的偉大精神，由此可見一斑。

以前光州地方，有一位道岸律師，真是世上的英雄人物，他以卓絕的才能，繼承律宗家風，使戒律獨樹一幟於天下；他爲了弘揚戒律，足跡遍滿全國，當時有四百多州，都尊奉他爲傳授戒律的主要人物。道岸律師圓寂後，他有一位弟子，就是杭州的義威律師，也是一位傑出的人才，他的大名很響亮，曾震動四方邊遠之地；他的道德很高尚，各州地方，也同樣地推崇他爲標準的傳授戒律的師父。義威律師圓寂後，到開元二十一年，這時大和尚年紀剛滿三十六歲，所有淮南道（即淮河以南各州縣的行政中樞）轄區內，長江左岸一帶的出家僧家中，能夠甘守清淨，嚴格恪遵戒律的人，獨有大和尚一人，所以出家的僧尼，和在家的信徒，都一心一德地皈依他，推崇他爲傳授戒律的大師。

大和尚的道德名望一經傳揚，人人都來聽他講經傳戒，因此講演的次數就多了，前前後後把那三藏大法中的律藏，以及有關解釋律藏的文疏，足足講了三十遍；又講演戒律的鈔錄述作七十遍，輕戒及重戒律十遍；又講演四分律的刪補隨機羯磨文疏（羯磨者受戒懺悔的一種儀式）十遍。大和尚除了講上述種種戒律外，並且修行戒、定、慧三學（戒者，遵守所持的戒律之謂，能堅守戒律不犯，即能因戒得定，故定從戒得；心既定了，則吾人本有之眞智慧就可顯現）。他老人家的佛學造詣，非常廣博精深，五乘（人、天、聲聞、菩薩、佛）佛法，均能通達無阻礙。（未完待續）

卍

卍

卍

### 本刊各地流通處代贈

####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本刊代贈「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以來，備受讀友歡迎，函請寄經者，極爲踴躍，外埠讀友亦多函詢請經辦法。茲經委請本刊外埠各流通處代爲贈送，凡外埠讀友，請附當地回郵，就近向下列各流通處函索：

紐約：紐約美國佛教會 敏智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 Y., 10463, U.S.A.

檀香山：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 知定法師

Chinese Buddhist Ass'n of Hawaii  
42 Kawanakoa Place, Honolulu, Hawaii 96817, U.S.A.

加洲：Rev. Miu King

12150 Skyline Boulevard Oakland California 94619 U.S.A.

泰國：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lupla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新店鎮文中路50號竹林精舍 佛聲法師

菲律賓：信願寺 1176, Narih St., Manila, Philippines.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教書店

# 佛曲與傳統音樂關係

陳毅民

佛曲受我國傳統音樂影響很大，它都是以人聲齊唱爲主的，獨唱祇是起句引領才有的，無非使它唱得更齊一有秩序而不致紊亂，至於獨奏、合奏的佛曲，可說是很少發現，就有也不過畧爲加上一兩件傳統樂器——笙、笛之類的吹奏樂器，來襯和伴奏罷了，（敲擊樂器倒啓開不少，然而絕對和傳統敲擊樂器不相接近。）故聽來十分悅耳而怡人，使佛曲風格更有清新出俗的感覺，這也是它另樹一幟而與衆不同的地方；老實說，佛曲真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哩！

佛教自後漢明帝傳入我國之後，究竟什麼時候才有人在創作佛曲？這的確難以查考；不過，在佛經流入中原若干年以後，才陸續繁衍起來，應是毫無疑問的。據臆測佛曲不能同佛經一齊從西域同時傳入，而是以後才有的事，因那時世界各地的音樂，還是稚嫩的起步階段。

我國的音樂文化，確實源遠流長，光耀燦爛而不可一世過，可惜祇限於樂書典籍的記載，實質上能流傳下來的，可說微乎其微。因此音樂也就成爲我國諸項藝術中最弱的一環。傳統古樂尚有零瑣保存下來的，比較久遠的只及於唐宋時候的作品，現在還淪落在東鄰的日、韓兩國的宮廷裏，變成人家視爲國寶的音樂寶藏，這是良堪惋惜和惱人的事！

在封建時代的人際關係全靠五倫——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爲核心，代代相傳而維繫不墮的。而傳統音樂也遵循這方面去發展，是故「雅樂」是屬於教育性的，「俗樂」則屬於娛樂性的，而雅樂一直和「禮」結了不解之「緣」；至爲莊穆而拘謹，不像俗樂的盡情放浪，表達範圍也廣。漢以後的雅樂，經秦始皇的大量焚燬，原曲早已不全，其間可能祇好混淆一些外來的「胡樂」及民間的「俗樂」，是故佛曲的樂音，總是寧靜中帶有安樂，和平中帶有誠篤，抑

揚中隱有變化，柔順中夾有剛勁，徐緩中兼有急趨，攝取了所有傳統音樂菁華於一爐，甚爲別緻怡情而動人。

時下的梵唄讚唱，並非全是古老所遺留下來的，然還能察覺到它鏗鏘然古風遺傳下來的影子，這是很可喜的現象。想當年國勢昌隆之時，物阜民康寺院林立，稍具規模的寺院都歇有僧衆數百人以上，晨昏課業，由維那起音引領，大家跟著唱和，聲徹雲霄，似有來自與西方的天聲相呼應，場面嚴肅而浩大，感人之深之切，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我國音樂，或許是記譜工具的不夠完善，影響進步很大；因方形文字都是採用直寫的多，樂譜爲了保存便利，仍是沿用舊習，以筆劃繁冗的文字譜來充當，這是先賢樂家「一棋錯全盤輸」的一大敗筆，及後雖有工尺譜與其他的作爲補救和改進，但用來記載瞬間即逝的時間藝術，還是弄得捉襟見肘敗象環生。故這一開始終無法突破而苟延到民初，只好乾脆全盤西化才算有了收場。史籍樂曲所記載的各色名曲，可能都有其曲，但都沒有給好好保存下來，這還是歸咎於記譜工具的不夠科學所致，這真是我國音樂無法補償的缺憾！佛曲也難逃這種厄運，故還能保存到現在的，恐怕是「鳳毛麟角」少而又少的了。

還有；佛曲尙頗受戲劇皮簧、崑腔的影響。字的強音特別分明，有時跟着用了上下鄰音將字韻交代得更其清楚而伶俐，有時也爲了一個字的表達和美化，拖上十二拍到十六拍是常有的事。用一音一字的旋律處理的方式很難一見。真有的話，該算弘一大師的三寶歌會是這樣過。（民國以來的現代歌謠曲中，我還沒發現第二首呢。）這全因我國音樂是以戲曲爲主流的緣故。

唯一不解的，戲曲裏是南管北絃都一齊用上了，更其繁音雜聚，聽來美不勝收，然而佛曲則僅採用笙、笛、及一些佛壇常用

（下轉第33頁）

Allegre Ho. 虔敬・開朗・

# 開經偈

(男、女低音獨唱)

武則天詞

陳毅民曲

The musical score is written for a vocal soloist (male or female low voice) and piano accompaniment. The key signature is one flat (B-flat major or D minor), and the time signature is 6/8. The score is divided into two systems, each containing a vocal line and two piano accompaniment staves.

**Vocal Line:**

First system:  
3. 5. | 6. i. | 3 i 6 3 | 5. 5 0 |  
羨 上 甚 深 微 妙 法。

Second system:  
3. 5. | 6. 1. | 2 6 3 5 | 3 2. 2 0 |  
百 千 萬 劫 難 遭 過。

Third system:  
mp 7. 2. | 6. 5. | 3 5 6 i | 5. 6 0 |  
我 今 見 聞 得 受 持

**Piano Accompaniment:**

The piano accompaniment consists of two staves. The right hand plays a melody with many beamed sixteenth notes, often in groups of four. The left hand plays a steady eighth-note accompaniment. Dynamics include *f* (forte), *mf* (mezzo-forte), and *mp* (mezzo-piano). The piece concludes with a *cresc* (crescendo) and *dim* (diminuendo) marking.

mf 7. 6 i | 2. 2. | 5. #4 6 | 5. 5 0 |

願 解 如 來 真 實 義

mp 7. 2. | 6. 5. | 3 5 6 i | 5. 6 0 |

我 今 見 聞 得 受 持

mp cresc dim

mf 5. 4 5 | 2. 2. | 3. 1 6 1 | 2. 2 0 0 |

願 解 如 來 真 實 義

mf p pp

## 本欄佛曲歡迎佛教學校採用

(上接第31頁 佛曲與傳統音樂關係)

的敲擊樂器作伴奏，並將絃樂器通通排斥了而不用，這是否有別於戲劇的關係及其他原因？年來的佛曲，還是以吟唱為大宗，其間還配上鐘、鼓、木魚、小磬、大磬等樂器，連「古已有之」的吹奏樂器（笙、笛）也捨棄了。這些都是值得對佛教音樂有研究的學者居士的考證了。

有人認為佛曲是不能用五線譜來記載的，此說傳至為不確，年來電子琴的不斷改良，產生了從未聽過的各種奇異音色，它還是依然不敢「輕舉妄動」談其他的記譜法。故五線譜確是相當完善的記譜工具，因此，世界各國都羣相採用，可見它是一「利」多於「弊」的，有些人提此不當說法，想是「人云亦云」，缺乏有力證據和過偏而主觀的看法。



## 漢城佛教學術會議見聞錄

現代世界學術思想，文化思潮，可說日新月異，這是反映了時代之活潑思想；可是，佛教之哲學，及其對人生思想之開拓，禪宗之慧悟，仍為世界有識之士所重視。今秋，漢城東國大學首次舉行「世界佛教學術會議」（為慶祝七十週年校慶），邀請世界佛教學者參加。本年三月十六日東國大學曹永祿教授專誠到佛教文化研究所訪問，送來大會之議程表一份，并商討有關邀請及來往韓國之事宜。筆者經過一番考慮，然後決定接受邀請。於是選定了議程計劃第二組有關佛教文化教育之範圍而撰寫論文。本人一向深慨現代教育多重知識之灌輸；而缺少心靈之培養；因此定「禪林教化對現代教育之啓示」為題撰寫論文。中英文綱要依照大會規定五月一日寄出，七月底將論文寄往大會。（此次會議全部議程方案計分有：第一組、「佛教徒適應現代社會的諸問題」。第二組、「現代人們以佛教作為生活的理想」，第三組、「在思想混亂的現代國際社會中佛教徒的處境」）。

韓國是佛教古國之一，此次決定接納邀請，是由於亞洲各國前已參訪，唯獨韓國未曾觀光；所以這次決定南韓一行，意義似乎不祇在開會。關於漢城舉行世界佛教學術會議，本來是值得我們中國佛教界重視的，因為中國近數十年內憂外患，如此處境，中國佛學之難得平穩發展，這也是一種原因！近代日本佛教學術之特殊發展，當然有它可取之處，其實日本佛教還有許多值得研究之問題。韓國若能把握機緣，本著韓國民族性之勇猛睿智，舉行世界性佛學會議，的確是值得我們歡喜讚歎的，而且中韓文化同源（日曆、日常生活，家庭，孝道等都與中國同），因此覺得此次韓國能在漢城舉行世界性佛教學術會議，可說是亞洲佛教

之盛事，值得中國佛教界重視與借鏡的。可惜，該校這次舉行會議，沒有像其他會議，除邀請學者出席，同時也歡迎列席的觀摩者。（否則，我想中國佛教也有熱心關懷世界佛教之人士願意參加）當時曹永祿先生到訪時，談及此次會議邀請是以私人學者為對象；不作宗教性之代表團邀請（所以後來中國佛教會派出代表參加，大會覆函表示只作為祝賀該校校慶之代表，也表示歡迎）。當然大會的計劃以為集中於佛教學術之研討，應該是有充分的理由；可是從這次大會的準備，及有關邀請參加之國際佛教學者（人數不算多），對大會所動用之人力物力，似乎不能達到理想的平衡。這是本人在會議期中早已感覺到的印象。因為世界性的會議，而亞洲出席人數居多。現在歐美研究佛教之學者，而有精關之見解者，大不乏人，如美 Colgate 大學，曾講授法華經之 John R. Carter 教授，荷蘭 (Sinologisch Instituut, Lyden University) 院長 (Prof. Dr. E. Zürcher) 曾來佛教文化研究所，舉行現代佛教座談會，加拿大溫哥華大學專以研究天台宗智顗大師而有智者專家之稱的 Leon Huawijz 比利時魯汶大學，魯德萬教授曾翻譯大智度論，撰釋迦傳，雖然年事已高，不宜遠行，但該校史接雲教授亦翻譯高僧傳等，也應邀請出席。但他們是否沒有接到通知或不想遠來亞洲一行呢？回想在澳洲坎培拉大學召開之第廿八屆「東方學者會議」，及本校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舉行之世界華學會議，也有將近廿個國家參加。

漢城東國大學建校已有七十年歷史，算是一個資歷不淺的佛教學府，以七十年的辦學經驗，而舉行世界會議，是相當夠資格的。而且東大的校舍也相當宏偉，假如此次會議能在學內舉行，

本

晉書。

代儒蘇味嚴論而主攝印

曉雲

「人云云」，補玄音  
一發兌「禮」節，育典  
味對用，可見其景「味  
因此，世界各國諸學

相信意義更能增加。但是大會舉行並不在學校，而是在附近一所相當華貴的大使飯店(Hotel Ambassador)，可能因為陳設樣樣都方便，主持大會的人認為這樣時代化的設備，才能適合這會議之場合，也是有充分的理由。不過對於整個會議環境所給予參加會議學者之印象，也是值得相當重視的，因為學術會議，尤其是佛教學術思想，也需要講究環境的氣氛。其實東國大學的校舍面積與環境相當寬敞，數十位議席之安排，本該毫無問題，若能讓各國學者流連其間，早晚徘徊於校園、樹林、花木之下；有時瞻仰莊嚴藝術所安置之大佛像前（東國大學校園，一進校門便看見一尋莊嚴宏偉兀立之大佛像），可以輕鬆學者之心境。雖然設備也許沒有大飯店之堂皇，但是精神的受用是可以超過物質的給與，這是凡從事學術文化研究的人會感覺得到的。（大會將結束時，有學者言及會議中見到沒有輕鬆之氣氛。大概也與這一問題有相關吧？）東大舉行這次會議，可能在物質上的動用，是耗費不菲，然而這不過是第一次開始，美滿的收穫可能會在未來。東國大學有悠久的歷史，相信人才不會缺乏，我們站在彼此佛教同道的友誼，衷心希望該校將來不斷繼續籌備舉行會議之時，應作更慎重的處理。

八月卅一日開始，會議為期三天。首日上午八時，東國大學李瑄根校長在大飯店餐廳招待各國出席的學者共進早餐；李校長客氣地表示歡迎各國從遠道而來的貴賓。那是第一次相當大方而愉快的場面，作為準備大會揭幕之前，賓主相見面之場合。跟着就是大會開幕，是日中國大使館官員陪同朱扶松大使，被請參加典禮大會，沒有開始之前，我們便與朱大使見面寒暄，九時卅分大會正式揭幕。首先舉行佛教儀式三皈依，其次有一班佛教青年（約五、六十人，一律灰藍色鑲棗紅色之長衣），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以佛教儀式為揭開序幕；繼著是李瑄根校長致開會詞，曹溪宗李西翁大宗師致祝辭，韓國文教部柳基春博士致詞，最後四弘誓願。揭幕典禮之後，只有很少時間的休息。十時十分會議正式開始，分別發表論文和提出討論。在會場中見到不少出家人，戴起聽筒專心聆聽。這是筆者感到很好的印象。但會場許多臨時旁聽的人也能自由出入，從另一面的觀感，似乎不像很嚴肅的學術會議。

會議的第二天，在下午茶過後，大會派一位教授來找我們；他說是大會秘書（李箕永教授）與司會主持人要他來向曉雲法師致意。當時，我們四個人（明復、慈惠二位法師與林濃小姐）在會場的走廊經過，他說的是日本話，我聽不懂，慈惠法師翻譯給我們聽：明天有關教育這一組，請曉雲法師在會議席上發表論文。同時他繼續說了一些話，而不講英文，我不追問，但是我心理有些明白了，既然我是被邀請而來的，必然要發表論文，不必特別來邀請。是日五時三十分，議程結束，在政府官邸舉行園遊會，在園林景色中度過一個黃昏而至初夜的輕鬆節目。是夜，回到寓所，雖然頗感疲倦，但也不想休息，林濃（她是隨同本人以私人秘書身份而同時接受大會招待）就在夜靜時，將本來慈惠法師等，都勸她「不必將此事告訴法師」但她而今說了出來，「今日大會派人來說的話，法師當時沒有完全聽到；他說：『三天會期短促，故每大學只編排一人在講台發表論文，其他就在會議席上參加討論。原因是以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名分，出席之張曼濤參加第一組有政治性的論文，已發表在先；而法師是選定參加第二組教育文化的論題，故祇得請法師在會議席上發表論文。』」她同時勸我不要難過，仍然出席發表論文，因為大會已派人來邀請數次，我正在考慮著，而決定明天以臨時退席的態度，也不向大會表示。林濃一知道，我明天決定不出席，甚為難過；她當時不明白我的用意，其實這些小事情在我心中都早該不能佔却什麼位置了，但為了此次出席的立場，對中國佛教，對現在任教的華岡學府，都應有所表示；使大會能反省，對於一次世界性的會議，事前應當對出席人士的清楚瞭解，如經歷、思想、行為，尤其是現職，又是否曾在國際出席會議之資歷等，都須有一極慎重的明瞭，切莫含糊從事。（否則大誤，會使整個大會發生反宣傳，而招致極不利的後果，小則會產生人事的不愉快，處理的困難）。

其實，本人對於世界性的會議，前後出席多次總會有些經驗。如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至十二日應邀出席在澳洲坎培拉大學召開之第廿八屆「東方學者會議」，當時，發表論文「中國佛教發展之基本要素」頗受重視。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出席

聯合國假錫蘭可倫坡召開的「世界佛教藝術專家會議」當時，黃永壽教授（現任東國大學博物館館長）亦曾出席，我們早已認識。這次在漢城，大會結束後第六天曹永祿先生陪同再到東國大學博物館參觀慶州著名之佛教藝術，承黃館長招待並談及可倫坡會議見面之往事。所以，我想東國大學所舉行之世界佛學會議，自然事前應該對國際佛教學者會很清楚才行；不會曾經邀請，且依期收到論文又已翻為本國文字（韓文），而「後來在最後審稿：臨時把論文抽下來」見菩提樹二八七期「世界佛教學術會議記實」，這未免使人費解（恐怕記實而失實了）。故關懷本人此次出席之師友，都甚覺懷疑。所以，大會主事方面，派人來邀請本人於討論席上發表論文；可見大會亦用心良苦，而且已發覺（開會第二天）此次出席，現任中國文化學院教授，事實只有筆者一人。（本來那有工夫談這些閒話，不過前日楊居士曾將她始終親手料理，關於我出席韓國之文件，確實中國文化學院并無接過請該校派人出席之公函；為更正事實，寫了一段文字寄菩提樹，但遭退回，並覆函謂「請曉雲法師為文」。我為調和大家的情緒，也對苦刊的雅意有個交代，故先抽空寫些感想順為提及而已。）今後對這些浪費時光的閒事不再談。大會方面數次向本人道歉，并表示：「下次開會應有慎重的處理」。不過，筆者始終表示非常親善；說公道話，這次東國大學的會議中，并無奚落他們邀請的或未經邀請而表示歡迎的中國佛教人士；我此次雖然臨時退席，只是暗示要大會的檢討，不是為個人之什麼問題，而是為大體上使國際友人了解中國人，也隨時注意自己的立場；所謂不失體統，雖然不在問題上發生什麼不愉快，但最低限度用嚴正明確的態度，刺激了對方的反省。凡是堅固自己立場的人格，都必須如此，否則在國際上會損失了中國人之尊嚴，何況自己身為佛子（在大會結束之次晨，大會秘書李箕永教授等二、三人來送行，李教授說了很多抱歉的話，並且他說：「Now I know what is Chinese」）「現在我知道中國人是怎麼樣的」，那真是值得我們細細想想！「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但是當我們對著一個可值得注意的事情時，無論是剎那的過去，也應該有明顯的交代。現在

提筆書來，一切都已成過去了，但當我心影的浮現時，便想起大會第三日退席的經過，順便提及：當天，天剛破曉，我便處理有關今天上午十時，那是他們安排我在會議席上發表論文，但我早已決定不出席。所以，大會工作人員還未到場之時候，我便交代林濃將從台灣印好頗為精緻的中英文合訂本之論文（「禪林教化對現代教育的啓示」大會早已譯成韓文分發每一位與會者），到會場分派在會議席上。林濃轉頭回來，告訴我：「法師的席位已安排在會議席的中央，可能今天是以法師為第二組第四、五項內「禪宗精神與佛教理想的教育」的主持人。但是，我沒有理會這些（我當天已經安排了節目）。上午十時，曹永祿先生撥了電話到我房間，好像很沉重的聲音說：「法師，我可否來拜訪您？」我聽到電話馬上會意，他們一定對我今天缺席之事感到不安，（大概曹永祿先生以為今天我會發表論文，所以列席大會去旁聽）我們見面時，曹先生表示歉意，他說：「我們大會處理不周……我要司會的人士來向法師道歉。」而且，他也想到對文化學院表示抱歉。當時我以友誼的態度，請他不要介意，曹先生離開之後，我便和約好的「法寶義林」（法國與日本京都合作研究出版佛典的機構）主持人法藉戴路德博士等（Dr. Huset Durt），於中午在明宮（大使飯店內之中國餐館）午餐。我們討論很有意思的問題「為什麼天台宗思想不會在韓國、日本繼續發展」，（我們結論，大概以天台思想是禪戒合一，乃極堅固之思想）與「中國晚明四大禪師（藕益、蓮池、憨山、紫柏大師）對禪淨雙修的研究」戴博士在晤談時，覺得非常有趣。後來我將本人廿年前在港島掩方便關所寫的「讀晚明諸師遺集著」及最近發起研究之「園林思想」一并贈送他；他甚為珍重，同時表示想要研究，了解這方面。是日乃大會最後一天，中午韓國朴正熙總統午宴招待與會人士；但筆者與戴博士等在明宮愉快地午餐，彼此討論非常有意思，一直談到下午三時，我們大家看看時間，大會閉幕應出席參加。閉幕典禮也有宗教儀式（三皈依，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李校長致閉會辭，四弘誓願等），典禮結束後，我看到代表中國大使館來參加的孔秋泉文化參事，（他在大使館曾非常幫忙我這次準備

由韓國轉往日本需要辦的手續；他親自請職員代我們辦理。他表示收藏不少名藝術家作品，所以，他也希望我能贈送一幅禪畫作紀念。孔參事在談話時，笑容滿面，他還不斷說：中國也要辦一所佛教大學，現在世界人士也重視佛教，中國的確需要辦一所佛教大學。當時，我們大家都很有興趣的談着這問題，不過這當然不只是佛教本身努力，還要政府當局對佛教的觀念有所改觀才行。

筆者感到，現在美國金山寺和大乘寺皆已積極籌辦佛教大學，尤其是中國的度輪法師所住持的金山寺籌辦的法界大學，訂於明年二月開課，這會影響中國佛教學術的發展（據聞，有立法委員，亦是正信居士擬將法界大學與中國佛教教育合作，向立法院提議。這如果能成事實，無疑是現代佛教教育發展已經微露曙光）。其實，近數百年來，我國佛教學術不興，也不完全在於我們佛教中人之不努力。究其原因：中國佛教學術的興盛起於東晉，盛於隋唐，但晚唐經會昌第三次法難，損毀無數寺院、佛像、經典；因此形成宋元前後，以禪宗話頭禪和淨土念佛代表中國佛教。這是對當時佛教之存亡功過各半的，不過總之中國佛教學術之元氣由此而損失；於是佛教學術的研究，便向斜坡的現象（太虛大師論現代佛教也有言及）。因知，我們求謀復興佛教學術乃至佛法，佛教整個的發展，我們必須要接受如唐代玄奘法師的無畏精神和晚明四位禪師的內外兼修，精進勇猛，又如近代清末民初敬安禪師、諦閑大師、印光、虛雲、弘一等大師與楊仁山、歐陽竟無居士之精於教、勵於行，以振奮佛教精神；如此興學，如此研究，培養人才，始有望發揚佛教於世界。又因此我們想到，若想世界學者重視佛教，不只是佛教學術提倡，而且是佛教精神重振，對人類始有真正的貢獻（知識上的學術是不夠的）。至於談到目前大乘佛教思想的中國，在世界上也不是完全沒有地位的，而且國際也並不會如何看不起中國的佛教。由於筆者在華岡前後十年，接觸世界各國不少有名的佛教學者，以及英、法、美、德各國青年學人。據他們表示，研究佛學可能要注意三方面（北傳佛教，南傳佛教，還有西藏佛教）：中國大乘佛教之經論，可說是相當超卓的，雖然南傳佛教的藏經好像來得更親切，西藏佛經

也比中國大藏豐富；但是他們沒有把佛教大乘思想像中國更豐富的發展。所以，他們表示要來中國研究。此外，乃筆者以前出席世界會議接觸國際研究佛學之人士，他們表示，若研究佛學，沒有中國佛教學者參加，是不夠的，因此，我們感覺到，世界佛學並沒有輕視中國佛教。

不過最重要仍然是在充實自己，當然唯一的重要，就是培養人才。關於人才的培養，是目前中國佛教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如果我們有真正的人才，相信我們的政府也會對佛教刮目相看。）當然要興辦佛教教育與研究機構才能培養人才；但是，如何興辦，怎樣的條件和資格才能興辦，目前台灣對於佛教、佛法、佛學，都有相當修養，而且對整個佛教有經驗的長老大德（佛法超越學歷）和正知正見，學養深厚之發心居士仍大有人士，他們擁有對佛教思想極純潔而且正確的觀念，如果有這樣的力量來指導現在佛學青年，從事研究，那是不難從基礎上培養而人才輩出。故謂對未來世界佛教之發展，中國佛教將來之地位，仍抱樂觀。

此外，附帶說些有關這次韓國之行，意義甚深，聯繫了中韓佛教很好的友誼，可能在此時期也會從新漸次興起許多節目。就在這最近，已接到東國大學文理學院來信，托筆者代請中國佛教會出一紙名義的邀請書（韓國通度寺尹喜重禪師，鄭南植法師等甚想參訪中國），如沒有中國正式的邀請書，駐韓大使館不能接納辦理入境手續。（前日已將該信件名單轉送中國佛教會）漢城天韓寺的住持尼師，明年想要來參學尼衆律儀。世界著名之曹溪山松廣寺方丈九山禪師來函謂：「東國大學相邀參加會議，今後韓中佛教共同發展的最好機緣，勿失此期，欲修禪定者互相參訪砥礪正路……此是大丈夫的事（閏八月十四日來函）。本月三日，東國大學佛教研究院院長李箕永教授來訪（來台出席亞洲學者會議）并談及今後東國大學將成立現代世界佛教研究中心，中韓佛教從新興起密切的交流。這對目前中國佛教也會有若干的影響，這是筆者思維所及的印象，事因人爲，踏實脚步，德學兼修，沉著努力以視機緣而發展應是今日佛教負荷者應有的態度。

筆者這次韓國之行，因自八月廿八日踏上航程飛抵漢城，於

卅一日開始三天的會議結束後的次晨清早，便作數日的遊方，這當然要感謝韓國佛教人士盛意，和中國居士們的安排，直趣全州、光州、晉州、慶州等伽耶山、梁山、吐含山等古剎，都參訪禮拜過了，可說實在收穫不少。（如果將很有意義紀錄，整理為文，可能會成爲一本「南韓鴻爪」小冊子）直至九月七日回返漢城又展開另一連串的參觀和訪問，與搜集有關古韓新羅時代的佛像影本，及現代韓國佛教概況等的著述。光是參觀了他們國立中央

博物館陳列五千年藝術品的盛況，已經花費了三、四天的時間，流連在那故宮鄰近古香古色的藝術之宮。我國的名山古寺已不得遊方，崇偉建築的那「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的叢林古剎，也不「和幾時歸去」重遊舊地。然而到韓國一行，徘徊於千餘年前之松廣寺山門，八萬大藏的海印寺刻經處，石窟庵中古佛前，真會使人緬懷故國——思名山，憶古寺！

丙辰季秋於華岡中國文化學院大恩館

## 佛教國家話緬甸

果 照

緬甸(Burma)，唐時言「罽」國，又稱驃國，位居中南半島之西，北與中國雲南接壤，南面緊靠泰國，西臨印度洋，全國面積六十七萬八千零三十三平方公里，人口二千七百五十八萬四千人。據哈威(G. E. Halvay)教授筆下「緬甸史」說：「對緬甸種族的傳統，有兩種說法，一說是蒙古遺族，一說是公元前傳自印度」。

關於前說，今日緬甸極少人知道；而民間流行的則多承認後者的成份較高。在拙作「緬甸淺談」中就曾粗枝大葉提到：緬甸開國皇帝干耶沙耶(Koyarsayar)，原是印度一位絕頂聰明的王子，爲其父王指定繼承大統的儲君，後被他的哥哥干耶沙基(Kayarsarhee)迫宮排擠，他只好帶領親信部屬離國，來到緬甸一處叫「德剛」的平原上，這地方土地肥沃，適宜種植，於是干耶沙耶便住了下來，建立起「密哈沙耶」王國——這就是緬甸的前身，始創的國家。所以緬甸至今流行一句諺語是：「德剛是緬甸民族的起源」。

佛教傳入緬甸，約在紀元前三世紀末葉，那正是印度的阿育王大興佛法時代，派出須那迦(Sonaka)與鬱多羅(Utara)兩位法師，到當時的金地(Suvarna-bhūmi)——今日的緬甸傳佈佛法。顯然，開基創業的干耶沙耶國王來自印度，有可能對佛教早具信仰，自然很快地接受佛法薰化。

有了這一良好開端，緬甸民族從此信佛，形成傳統的佛教國家，迄至於今，全國人民有九十五巴仙皆信仰佛教。凡是男子，

都必須至少當一次和尚，否則，給人鄙視爲沒有受過佛化教育的人，很難在社會做人立足；甚至老婆也討不到，少女們多不肯嫁給一個從未做過和尚的人爲妻子。

緬甸的民族比較複雜，有印度血統，中國血統，也有馬來亞或泰國的血統，劃分起來，好像中國一樣，稱爲「五族共和」：一是緬族，有的帶點馬來人血統，這個種族人數最多。二是撣族，有的帶點中國人血統，還有的會說中國話，三是吉寧族，有的帶點印度血統，四是傣族，五是欽族。這五個民族合起來的國家，因人民多信奉佛教，向以佛教建立社會秩序，安定國家基業。

據緬甸歷史記載，緬甸在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時，曾是一個強盛的國家，征服過泰國和孟加拉等地，也打敗過中國。到十七世紀後，國勢式微，在一八二四年，英國通過印度出兵侵入緬甸沿海地帶而佔據仰光，一八五二年進一步侵佔伊羅瓦底河的三角地帶，一八八六年全部佔有緬甸整個國土，且劃作殖民地中印度的一個省會。直到一九三七年印度修改憲法，緬甸脫穎而出，單獨爲英國一個殖民地。到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正式擺脫英國統治，成立緬甸聯邦共和國，一九六一年立憲以佛教爲國教，規定佛教享有特殊地位，但不排斥其外的宗教存在。

另一方面，緬甸著名的華僑考古家杜生諾先生說：「我們不能否認在紀元四世紀，佛教已由中國傳入緬甸」。在當時，緬甸

戊西面的摩谷區、卑謬，以及在曼德里西南之伊江東向的蒲甘等地，皆有中國僧講經傳道。又說：在七世紀後葉，密宗自印度傳入中緬邊境雲南的南詔，另一路則由恆河流域航行到下緬甸。當然，這兩處流入的佛法，全屬北傳的大眾部，局限在緬甸華僑社會間宣揚，作用不大。

佛教在緬甸，有這樣悠久歷史，流行的大都是南傳佛法巴利文上座部，在民間根深蒂固，蓬勃發展。教制與教義及比丘們的生活與社會關係，跟所有南傳佛教國家差不多。緬甸以前也有僧王，那是在蒲甘王朝傳承下來的，後來僧團中經過幾許分分合合，終於廢除僧王改以僧長取代。目前緬甸佛教，組織了一個緬甸佛教會，凡法門內外一切事務，皆由這個佛會統轄治理。

在平時，全緬甸約有十三四萬比丘，一到結夏安居節，青年們都蜂湧到寺廟去出家，數字便直線上升，激增到二十萬人，大小寺院頓成飽和狀態，他們遵依佛制，同泰國僧一樣，可以隨時出家，也可以隨時還俗，做短期和尚也好，終生為僧也好，悉由人選擇，絕不強人所難。這樣一個龐大僧團，在教理觀點上，完全一致，在弘法工作上，也能合作無間，只是在戒律生活細節表現上，多少有不同的形式，因此分成三個派系。

第一是多達摩派(Thudamma)，是個古老原有的宗派，擁護人數最多，組織龐大，不拘泥小節，認為小戒可適應環境開放，所以他們出門可以打傘、坐馬車、穿拖鞋、咀嚼檳榔及簍葉，還可以看戲抽煙，也參與一些福利社會工作，甚至允許為俗人占吉凶、看星相、符咒驅邪等勾當，經常披偏袒右肩袈裟。

第二是瑞景派(Shwegyin)，也是個傳統的老派，實力也不弱，嚴禁午後嚼檳榔與簍葉，不許吸煙、看戲、坐馬車。至於佛戒斥為「邪命自活」的為人占星相、卜卦、算命、看風水、符咒驅鬼神等勾當，更加嚴加禁止，絕不可為。出門時披雙肩袈裟。

第三是達婆羅派(Dayana)，是個後起之秀的新派，創立於十九世紀末葉，人數最少，他們主張嚴格遵守佛所制戒，即小小戒也不能犯。看戲、抽煙、星相卜卦等那些不守戒行的勾當，是絕對不可不應做的。

緬甸約有三萬間寺廟，分佈在大城市小鄉村，多由有學德的比丘主持，領導住眾修學，並負責教導民衆，宣揚佛法。較大的佛寺建築物，除了佛殿、講堂外，尚設有佛學院，並兼辦社會小學校。佛學院給出家比丘專攻佛學，免繳學雜費，課程有巴利文、緬文佛學，對譯等。至於普通的小學校則專供青少年們讀書，其課本純緬文、倡導三皈依儀、禪門唱誦、佛學倫理等，校長和教師多由和尚擔任。南傳佛教國家有個共同點，寺院就是教育機構，既是和尚修持學處，也是在家子弟們受教育求學處。此外，有兩間佛教大學，一間叫緬甸佛教大學，一間叫國際佛教大學。緬甸是個三多國家，一是烏鴉多，烏黑黑羣集市區棲息，二是黃衣僧多，每日上午，比丘們都在街頭托鉢乞食。三是寶塔多，無論通街衢道，或村邑聚落，到處建立着大小高低不同的塔。其中最著名的是首都仰光的大金塔，高三百六十尺，佔地面積七十萬平方尺，全塔上下鋪金，頂端嵌鑽石，近看遠眺，一片金光色，所以又名「瑞光塔」，已有二千餘年歷史了。其次還有富歷史性的毛庇塘古塔，具紀念性的和平新塔等等，多難勝數。據說，在曼德里，其塔有如深山林木，插立得密密麻麻的。

曼德里重鎮的瓦城，四周碧綠漪漣，風光明媚，它是緬甸古代京都，距仰光五百公里左右，也是緬甸佛教發祥聖地，名勝古跡很多，最聞名的當推披亞奇大佛塔，高聳巖節，中間安供貼金玉佛，外圍甬道也滿是佛像。真奇怪，在這個佛教聖跡上，旁側有石刻雷公，以及獅、象、龍、虎、猪、兔七種形象，用來表現之生肖，即是：星期一生人肖雷，星期二肖獅，乃至星期日肖兔。這種玩意，仿若中國的十二生肖，多有趣。

作為一個佛教國家的緬甸，似乎一切都帶點佛教色彩，例如熱烈盛行的潑水節，裏面就含有洗塵浴污滌穢除垢的佛化意味。又如出品的白玉石佛像，圓圓臉蛋，皎好莊嚴，酷似緬甸人一臉福相。「佛面猶如淨滿月」這句詩，用來讚緬甸塑佛，那是恰當極了；同時，其像彫工精巧細膩，堪稱上乘傑作。至於緬甸主要出產有米、木、鹽、紅寶石等，世人盡知，無須在此多作饒舌吧！

——於一九七六年寫

# 佛學新聲

## 能仁書院核發

### 多項獎助學金

#### 受益學生共五十七名

能仁書院大專部，向有獎、助學金之設，以嘉惠學子。一九七六年度各項獎、助學金，經核定分發，全學年各得八百元至一千三百元不等，受益學生共達五十七名，名單如下：

(一) 中山助學金廿六名：莫慶靈、林香賢、張惠芳、高淑賢、張單允、劉秀玲、王銳勳、張熾廠、趙美珠、謝慧珊、周楚翹、吳月暉、吳賜楊、余金杏、張寶芳、吳玉秋、李孟崧、黃家興、衛幗眉、香錦良、陳淑信、潘德勳、鄧煥梅、陳玉珠、李玉清、成玉珍。

(二) 仁才獎學金二十名：譚志成、周月娥、胡靄淳、梁潔玉、梁富華、曾惠容、吳漢賢、蕭良文、蕭昆明、楊盤根、吳家燕、王榮強、周綺媛、翁松坤、張秀珍、陳筠柏、關有裕、馬漢洲、盧金華、陳愛珠。

(三) 洗塵董事長獎學金四名：王悟慈、釋宏勳、釋德儀、釋宏恩。

(四) 樹德獎學金二名：王惜蘭、李鎮彥。

(五) 沈東強居士獎學金二名：何祖沛、楊國輝。

(六) 陳煊邦居士獎學金二名：呂福亮、馮照儀。

(七) 黃互象居士獎學金一名：吳日暄。

## 佛教慈濟中醫施診所

### 派發冬賑

佛教慈濟中醫施診所創立二十多年，蒙諸山長老、大德居士不斷支持，每屆寒冬季節，發動向海內外各界捐募欸物，派給貧苦大眾，農曆十一月十三日在慈雲山該所派發，計有棉被、白米、生油、藥油等。到場主持有佛聯會覺光會長、宗實、覺能、澄真、瑞融、本幻、法參、理勝、寬儉諸法師，居士有楊鄧淨德、陳雲霄、許瑞玲、林智佩、陳淨觀、王泰生、葉敏、姚學賢、謝道蓮、

鄧淑珍、陳敏賢、屈綺霞、王林香珠、林繼維、胡作德、王鉅源、聶麗芳、黃月芬等。

捐助芳名如下：萬通公司二千元，石景沂一千四百元，有名氏七百元，梁鍾瑞蘭、鄭格如、郭鶴舉、鶴年、郭孔榕、陳祥如、郭秋華、郭梅儀各五百元，梁慕珍、葉保羅共五百元。李華雄、華陵、華倫、梁佩芳共三百元。覺光法師式百元，合成發白米一百斤，何宅、衛性緣、崔順興各一百五十元，妙通法師、法參法師、智真法師、劉寬柱、陳尙炎、鄭雪珍、方賢瑞、方思愷、謝道蓮、林仲誠各一百元。

雷覺坤、鄭比德、馮淨杏、羅建輝、梁淨慕四家各一百元。眞明法師、繼淨法師、寬如法師、寬榮法師、鄧軒雲、王泰生、李八姑、張姑娘、蔡姑娘、陳宅、馮容芷、何健源、無名氏、陳雲俠、梁庭榮周淨渭、梁陪提、王宅、吳宅、以上各五十元。伍佩榮、楊成智堂、歐奶奶、李美美、李美寶各四十元，梁作民、饒先生各三十元，瑞融法師、廖裕美、陳若蓮、潘仲、陳建鏊、伍寬顏、林智佩、陳淨觀、李筱薇以上各二十元，郭依嫻、鄧仲好、呂琴、隆靜、劉衡孫各十元。楊鄧淨德居士自經捐楊成禮堂一千一百元，伍佩琳自經捐九百三十八元三角，瑞通法師九百二十元，慧瑩法師、黎法乘各七百四十元，本幻法師五百五十五元，靈德法師四百三十五元，陸子常四百二十元，覺能法師二百三十元，葉敏、陳如慧、鄭泰山各自經捐九十三元三角六分，楊鳳英六十七元三角，林慶福、黃儀貞、葉大成、洪秀貞、葉祖柱、周淑荃、葉強、葉克根、葉篤行、葉篤勳、葉篤靜、鄭碧蓮、顧王鳳英、智海法師、余賢蓮、孫賢念、佛弟子各四十六元六角八分，周愛農、許鳳翔、賈伊箴、謝冰瑩、葉和平、周建生、周明、陳健、盛慧永、許致英、許碧輝、吳明、張馮道羣、張道潔、黃鳳玲、許潔慈、馬麗貞、馬越南、石林、黃景、余俊禮、伍柏瓊、林生、伍強、黃策、賢詠各二十三元三角四分，余慧鏡、賢盛、賢光、郭鑑鑾、馮道環、張大維、張堪意各九元三角。

## 印加爾各答華僑信徒 舉行佛教儀式婚禮

加爾各答佛教徒黃懋友長公子啓檀君，曾在台北定居多年，吸取祖國優良文化，月前返印，良緣巧合，乃於前（十九）日假玄奘寺與僑商李偉城掌珠露芳小姐舉行佛法婚禮，禮堂佈置雅緻莊嚴，中供佛像及供品，背後以紅紙寫「法喜充滿」四個大字，典禮於上午十時開始，車水馬龍，嘉賓相繼蒞止，計到有中外男女來賓凡百五十餘人，證婚人由該寺住持悟謙法師担任，所有儀式除各當事人入席前先向佛像敬禮三拜，新郎新娘由男女嬪相陪同步入禮堂時，賀客均報以熱烈掌聲，隨即拈香禮佛行禮如儀，其他則概與俗習大同小異，在儀式過程中由熊順祥司儀並請僑商劉宣華君為糾儀，以其神采奕奕精神充沛，更使秩序井然，表現禮堂氣氛肅穆莊嚴。首由證婚人致詞，繼由來賓致詞，語多對新夫婦勉以和諧、齊家，為社會福利多作貢獻等語，最後主婚人致懇摯謝詞。葉幹中僑領於百忙中亦驅車前來向主婚人道賀，但參與攝影後即匆匆告退。

十一時卅分由悟謙、鎮參兩法師引全體進入大殿「午供」一時梵音縷縷，魚磬和鳴，自有一番祥和氣象，功德告竣，十餘桌豐盛筵早已佈置完妥，喜事至下午一時許在賓主皆大歡喜中相將合什告退。

## 馬佛學院舉行畢業典禮

馬來西亞佛學院院長竺摩法師今日披

露，該院創辦已有七年，原有初級、中級、深造級三班，每三年畢業一次，而今年已把深造班改為進修班，三年制改為一年制。原因為學生人數少，經費多，在這少數學生中，有一半只想多讀一年，因無時間，便告退學了，因此就改辦一年。

竺摩法師於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在檳城馬佛總會禮堂，舉行的馬來西亞佛學院進修班畢業典禮上如是披露。

法師又說：如將來經費許可，師資不欠，仍有恢復三年制的深造班的可能性。受邀出席觀禮者並有美國舊金山恆觀法師拿汀劉惠城（陳君玉居士），及該院教職員等，濟濟一堂為況殊盛。法師又提供三點意見給畢業同學作為參考：

（一）站穩崗位，繼續學業：人生到老，學到老，學無止境，那有完全畢業的道理？何況佛海無涯，精深博大，各位在三年高級班之後再學一年，所學的東西仍如大海一滴，太倉一粟，故不論離院學藝或留院任職，宜堅守學位，繼續努力，以求上進。古今多少偉大人物，高明學者，他們學業多由自己手不釋卷地鑽研出來，學校教育，只不過是作一啓導而已。

（二）認識時勢，發心弘法：現在雖然是科學時代，但因世亂，情勢並不很好，佛教亦然，佛教在現在各地，從表面看來，似有新興的情勢，但從實際來看，教理未曾盡量闡揚，教情亦很衰頹，如前能多象挺身而出，發揚教義改良制度，起衰振弊，那麼佛教的前途不是不景的，正是「

中天佛日暗無光，慧命如絲幾欲亡！」所以我們為佛弟子的，應要發菩提大心，立堅固志願不惜犧牲，續佛慧命才對。再從時代的趨勢看，現在是科學昌明時代，物質文化發達，給予人類生活上許多享福和便利，但人類的慾望却因之提高，各人為追逐物質以填慾壑，弄得你爭我鬥，無有寧日，痛苦呻吟，難得解脫，正有待于佛教慈悲無我的和平真理來挽救。因此，我們身為佛徒，切不可隨境飄流，退墮自毀，應要發足大心，發奮圖強，肩起弘法的責任，即使赴湯蹈火，犧牲身命亦無所顧惜，否則不能表現大乘佛徒的時代精神。

（三）自強不息，止於至善：「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這是中國易經中說的話，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示。我們應要努力為善，自強不息。這在佛教的六度中，就要「精進度懈怠」。是自己不論在學問或道德上不斷地精進勤奮，學業與德業才會達到成功的階段。尤其佛教是實踐人生道德的學問，我們更要從「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止惡行善中而「止於至善」，則於佛教自利利他的宗旨，才能相契。希望我們以此自勉，亦以此勉人！

## 星洲佛教施診所雙慶紀念

新加坡佛教施診所，於十一月廿一日，舉行慶祝成立七週年暨第一分所四週年雙慶紀念大會。該所乃由我國佛教人士所創辦，成立於一九六九年，復於一九七二年增設第一分所，為我國清貧病患者提供完善的免費保健服務，成績素為社會人士

所稱道，深獲病黎信賴及各階層人士之支持。目前每月平均義診二萬五千人次。七年來，共診達九十八萬三千七百三十二人次，施贈藥物費用開支達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三十二元九角六分。

慶祝大會於下午二時正舉行，早在十二時過後，佛教四象人士及各界熱心善士已絡繹抵達會場。設在印度士路七十七座組屋前的會場，早已搭起禮壇，張燈結綵，國旗及佛教的五色旗幟迎風飄揚，各方致賀的禮券懸掛滿滿四壁，把會場襯托得喜氣洋洋，充滿節日的氣氛。

儀式開始，全體肅立，菩提、彌陀兩校學生合唱三寶歌，主席宏船法師獻花，全體向教主合掌致敬最敬禮。首由主席宏船法師致詞，繼由董事會秘書常凱法師報告總所及分所一年來會務概況。般若講堂住持演培法師，以「疾病治療與健康保持」為題發表演說。繼由主席宏船法師頒發醫師證書，及服務滿五年之兩位工作人員。最後由副主席蔡普中居士致謝詞畢，攝影，禮成。大會特備精美茶點招待嘉賓。

### 彩色精印「佛陀畫傳」已出版

在十一年前，由淨海法師自泰文譯成的「佛陀畫傳」，在國內出版後，因為圖文並茂，風格典雅，淺顯通俗，極為一般人所愛閱讀，尤其是啟發少青兒童們學佛的恩物。後來，國內一位頗有素養的水彩藝術家李宴芳居士，見此書甚有宣傳佛教效果，自願將全部二一八幅圖畫加著彩色

，使得更為燦爛珍貴。大約三年前，現住美國加州的呂繩安教授，發心將全部說明譯成流暢的英文，利益外國人也可以閱讀。當以上工作完成後，淨師又在書後加添「印度佛教聖蹟」精美照片二十幅，並附中英說明，為加強讀者對偉大佛陀的認識。

一九七六年春天，淨師為籌印此書，特由美至台灣等地，最後決定在香港出版，親自校對及督印，時經半年完成。此書設計新穎，彩圖顯明，解說流暢，並選用外國高級銅版紙（亦稱粉紙）精印，裝訂豪華，見者無不歡喜和讚美，認為是今日中外之最佳佛教畫冊，老少咸宜閱讀，有助於推廣佛教宣傳。該書現已出版，分別在各地佛經流通處流通。

### 徵書

彰化是一個人口眾多的都市，却沒有一處佛教圖書館的設立，使一般追求真理的人，借書無門，望佛興歎！因此，近來有一位林添波居士，發了菩提心，將自己所有在彰化市延平里建寶莊二十四號之六，新建二層樓房，樓上作為彰化在家佛徒共修處，樓下設彰化正信佛教圖書室，書櫥書架，亦由附近三和裝璜陳文和居士供獻，像他們這種為了淨化人心，樂善好施的精神，令人深感敬佩，唯初創伊始，佛書缺乏，敬盼教內四象先進大德門，慷慨法施，賜予捐贈佛教圖書，多多益善，玉成盛舉，以資鼓勵後進初學，功德無量。惠賜經、像、書刊請郵寄彰化市建寶莊二十四號之六彰化正信佛教圖書室收。

出版者 內明雜誌社  
社長 釋敏智  
督印人 釋洗塵  
發行人 釋金山  
主編 沈九成  
編輯 釋會機

社址 香港新界青山道22咪藍地妙法寺

Nei Ming Magazine Society C/O Miu Fat Buddhist Monastery

22Mile, Castle Peak Rd., Lamti, N. T. Hong Kong

外埠流通處

美國 紐約美國佛教會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3070 Albany Crescent, Bronx, N. Y., 10463, U. S. A.

檀香山華僑佛教總會

Chinese Buddhist Ass'n of Hawaii

42 Kawanakoa Place, Honolulu, Hawaii 96817, U. S. A.

泰國 中華佛學研究社

Thai Chines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ailand,  
215/1 Piplar Chai Rd., Bangkok, Thailand.

台北 新店鎮文中路50號竹林精舍

新加坡 大坡大馬路二九八號南洋佛學書局

菲律賓 信願寺

1176, Narih St., Manila, Philippines.

日本 東京都豐島區駒込七・十三・十六蓮心院清度法師

加拿大 加拿大佛教會藏祥法師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anada, 100 South Hill Drive, Don Mills, Ontario, Canada.

印度 悟謙法師

The Budd. Sangha Federation of India 6, Tiretta Bazar St., Calcutta-12, India.

香港

北角英皇道三九〇號亞洲大廈五樓C座香港佛經流通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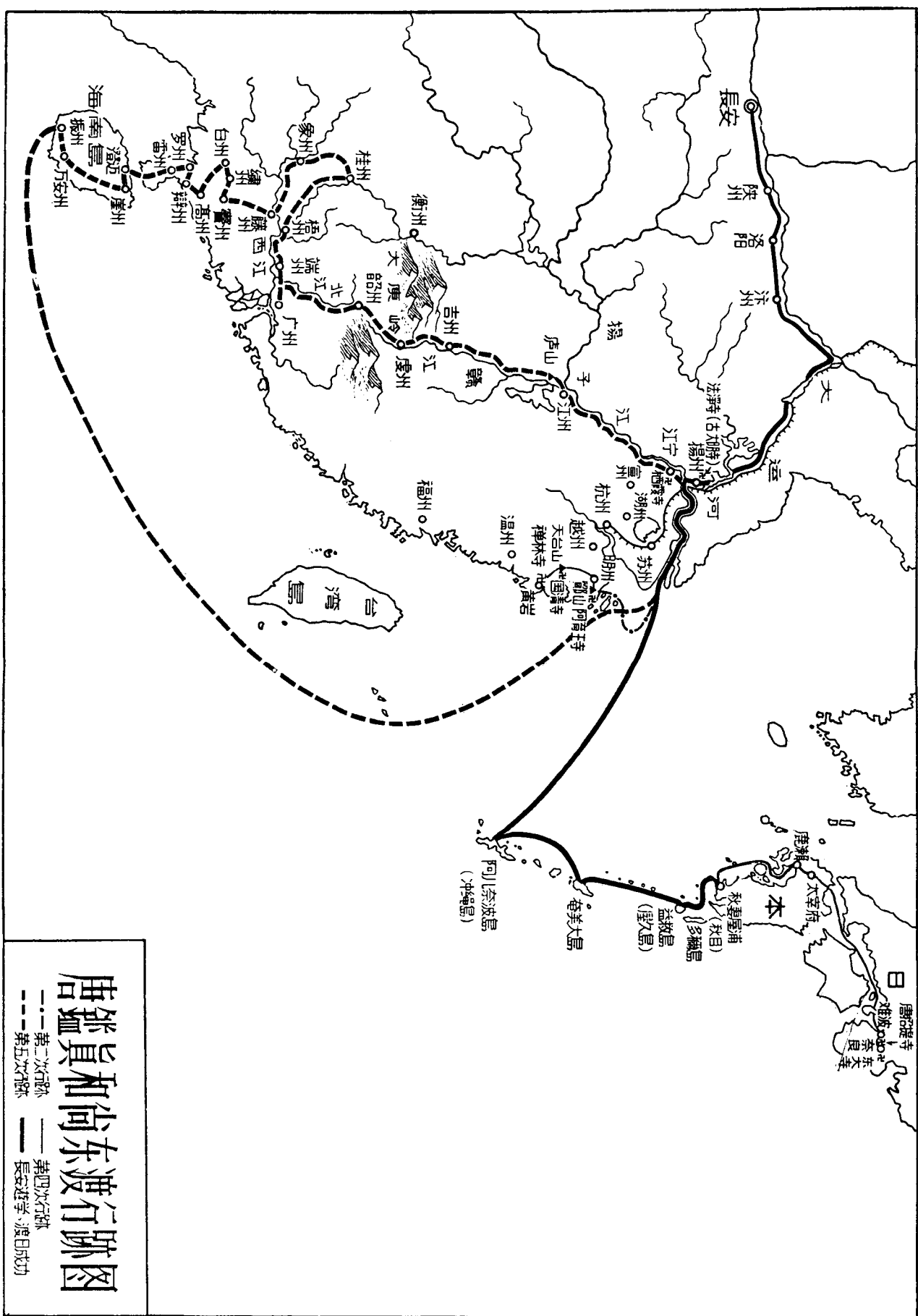
承印者：文采印刷公司

電話：五・七一六五四

佛元二五二零 中華民國六六年

二月一日出版

定價每冊港幣式元





△ 奈良唐招提寺之千手觀音菩薩立像